



津平的後落陷

1937



陷
落
後
的
平
津

陷落的後平津

莫青等著

編纂者 華之國

出版者 時代史料保存社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漢口總店：交通路六十二號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三四號

廣州支店：漢民北路二三九號

代售處 各地各大書店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寄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月初版

三〇〇〇冊



目次

次	目
一	淪陷前夜的北平
七	這會是真的？
一六	九月烽火悼邊城
二七	離開了北平
三三	故都暫別記
四五	亂動中的北平
五四	北平末次信
六〇	古城最後的一瞥
六六	從宛平到長辛店

血戰海光寺·····	七〇
南開大學被焚記·····	七四
鐵蹄下的天津·····	八一
陷落後的北平·····	八六
平津失陷後的新聞界·····	九一
北平——漢奸的世界·····	九七
敵人在北平的屠刀·····	一〇一
平津道上·····	一〇五
平郊游擊線上·····	一一一
編後·····	一一

淪陷前夜的北平

××吾兄：

今夜（七月十九）雖勉強握管寫信，然而心情頗不平靜，因為剛剛聽得兩三聲不平凡的砲聲，彷彿就在阜城門外。隔壁本來有人正吊嗓子，拉胡琴，也突然停止了。我住的這條胡同裏本來沒有多少狗，不知怎麼成羣成隊的集在一起亂咬一鍋粥。車夫叱狗，猶如問「口令！」也着實令人心驚。大街上遙遙的送來的汽車喇叭聲，也好像滿含着殺氣。我獨自立在院中靜聽了多時，也沒有聽出個所以然。

這幾天北方這個危險的局面，跟今日的天氣似的，沉悶、燥熱，令人喘不過氣兒來。天上時而濃雲密布，雷聲與敵人的砲聲及機聲相應和，彷彿暴風雨即刻就到了；時而又烈日當空，好像我們所企求的「和平」又有希望。然而在這樣悶熱的天氣，到底還是一陣傾盆大雨使人痛快些，只憑一把破蒲扇是不能解人的煩燥的。

據報上所載，日軍順着咱們的北寧路來的真夠多了，今日十列車，明日又廿列車，一批批總向平津這一帶運。此刻已經把北平包紮得像湖南編爆那麼緊密，藥線兒一經燃着，日本以為北平立刻便會粉碎成焦土。而一般市民所焦慮的並不在乎這個，最關心的是在敵方大軍壓境這個鐵的事實之下，中國所努力的和平不會變為「城下之盟」嗎？中央到底是什麼主意，宋委員長究竟有怎樣打算？一般人固然沈不住氣，就是一般名流教授也怕其中有什麼不妥，一批一批的到天津去向宋委員長貢獻意見。

單看北平的街面，絕對不像是戰事發生了，電車雖然早歸晚出，總沒有停過。賣菜的，賣西瓜的，照樣兒串着胡同叫賣。賣小金魚兒的和賣花兒的，仍舊唱着音樂似的調子。城門洞兒裏顯着異樣兒一些，每一開放，大批的難民便擁進來。郵政局中職員，大概忙碌得可以了，這信的匯款的，始終是擠不動。長此以往，中國的郵局非立刻再擴充五倍不可。東車站的腳夫也夠受，爲了那些逃得起難的人們的箱籠，直累得汗濕重衫。銀行裏也作了好買賣，前些時向上海匯一萬元，只須繳足九千九百八十元；現因顧客太多了，匯水臨時提高，每萬元反而須要廿元的貼水。這種現象，並不奇特。市民原本極端信任當局，以爲在極短期間定能將

不法友軍糾正過來，所以最初人心倍極安定。一天一天的過去，敵軍越來越厚，當局正在沈着應付之中，一般小民不知當局的苦心，當然不免徬徨。可是大體說來，市民的信賴政府之心，仍是與日俱增。任憑敵機有多少在頭上飛，大家抬頭看看，咒罵兩句，仍舊各安生理，絕不驚惶。

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難民越來越多。友邦軍人在郊外築工事，運給養，大量的拉我們同胞去充夫役。可是一般國民對於友邦軍人太欠好感了，不願替他們服務，於是不能不逃。友邦軍人對於咱們的年青女同胞也到處搜索，以至逼索，於是婦女也不能不逃。蘆溝橋一帶的居民，被友邦軍隊活埋了剩下的，還有四郊的農家房屋被他們強佔了的人們，也都不能不逃。話又得說回來，要逃又能逃到哪兒去？北平還是中國的北平，只好逃到北平來了。所有的難民，都是能生產的忠良國民，不然他們儘可以去替敵人作工，也不必逃了。他們萬死一生的逃到中國的北平來，實指望有朝一日能出這口鳥氣。一個難民說得好：「只要咱們的軍隊打上來，我們情願去挑水餵馬。」

例 蘇士的那位黑臉兒漢，見了我不禁微笑，問他爲什麼那麼高興，敢情他除了日常沿

門按戶去收麟土，又加了工，天天夜裏還得去裝沙袋。倒水的那位山東哥兒們是個耳報神，他告訴我前幾天街上看不見一個磨剪子磨刀的，因為都去前線給廿九軍開大刀刃兒去了。是的，北平市民都還紀念着廿九軍在喜峯口揮大刀的功績。他又說廿九軍染了許多綠色麻袋，爲的披在身上好去偷營劫寨。他說起這些，眉飛色舞，毫不猶豫的認爲廿九軍也有他的份兒。我昨天下午到一個小烟捲兒舖中去買烟，老板欣然的告訴我，適才他親眼看見五輛汽車，上邊載着兵和機關槍，在街上遊行。我問他「是中國的還是咱們友邦的？」他說「是咱們這邊兒的，在街上鎮壓便衣隊。日本軍隊不敢進來。城門都有咱們的人把着，他們要闖進來，咱們就打。」這些人不會說「國家」這個名詞，可是絕對分得清「咱們」與「他們」。請全國人士千萬莫輕視這些粗漢，他們都是滿腔義憤，最富中國國民的氣質！

糧食統制是戰爭準備的要件之一，平時對於糧商應該有組織有訓練，等到戰事一起，臨時抱佛脚，收效就很小了。北平市上，自蘆戰一開，糧價立刻飛漲。二十四枚一斤的雜和麵兒，升到三十四枚一斤；十二元的米，非十五六元不可了。市政府一看不得了，這於一般平民的生活關係太直接了，於是馬上宣布糧米的標準價格。然而官價有行無市，商店自有暗盤。

昨天，市府當局又要舉辦糧食總登記，極力想使糧價平抑。可是總嫌遲了一步。希望中央對於各地糧米規定統制的辦法，責成地方官吏，火速實行。又聞上海禁止米麵出口，於北平的糧價上漲據說也有關係。

● 各街各巷，正在簞食壺漿，以勞國軍。有的買大批的西瓜，有的備大批的暑藥，婦女們縫汗衫，男子們送慰勞袋，每個市民對這些守土將士都表示着無上的敬意。小學生們也正作着一大枚（銅元）運動。我的小兒女在正午時候，硬跑到學校去捐助一大枚，回來各起了一頭辮子。各大學化學系及土木工程的師生們，也都一齊動員，研究怎麼樣援助我們的軍隊。這一切的一切，完全證明着一般國民的心理對於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信賴，證明沒有那個國民不怕作亡國奴。

然而市面又流行着一種可怕的謠言，說是會到日本去過的某將領不主張「打」。這無疑的是敵方的心願，是漢奸的挑撥。北方將領感受國難比任何人都親切，決無認賊作父之理。而且以廿九軍論，早有他光明的歷史作保證，決不會有那個將領消極或不合作，以中敵人的反間計。市民們述說這類謠言，一定斬釘截鐵的認為這是漢奸們造謠，一定保證廿

九軍裏決沒有聽日本指揮的亡國賤種。市民們是有了判斷力。謠言決不會搖撼這軍民合作的陣線。

日本軍在平南三十里之康莊子一帶原已佔地百三十餘畝，闢作機場；昨又擴大佔地，強割農民青苗二百餘畝。最滑稽的是佔地就佔地吧，還強迫農民簽一張草約，承認十元一畝，一年還清。這麼便宜的地價，他們只有在中國找得到吧！

這兩天各方面捉獲了若干漢奸，褲襠刺着小花，鞋底貼着膏藥，替敵方工作，依軍法從事原無不可。不過這些都是極粗糙的劣民，每天不過受五角錢，便被人逮到死路上去。有一些精緻的漢奸，經日本正式的承認，加意的培植。這些次日本奴隸，穿洋服，說日語，居高位，在中國也自命爲不可一世。例如殷公汝耕是一個，還有……

陳覺生，北寧路局長，也就是不久以前報紙上說他袒護走私的那位，在十八日下午於天津延見記者，還聲稱「此次不幸事件已有圓滿之透視」；十九日突然因勞致疾，而且患的是咯血，竟向宋委員長請假休養。本來也是北寧路上這些時日運兵運械，也太忙碌了。不過國家多事，這麼一個有用之才突然病倒，直是一個絕大的損失。甚盼他能在同仁醫院好

好醫治，早日復健！好賣……

傍晚我去東車站送人，突然看見西四、西單及各衝要路口的沙袋都撤除了，又聽說宋委員長也由天津來北平了。報上登載着「和平」似乎已有把握。順道看了幾個朋友，大家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和平象徵」不知怎麼都不十分樂觀。到底怎樣和的如何平的？日本兵撤了麼？北平還是中國的北平嗎？大家滿腹疑團，無以自解。但不久總會水落石出，且候着吧！

夜深了，也不再寫，我到院子裏再去聽一聽，如果還可以安枕，回來睡覺要緊。

此信經過天津，如被日軍扣留，您收不到，千萬莫怪！遙祝

眠安！

弟向·十九日夜半，廿六年於北平

——老向——

這會是真的？

七月二十八日。清晨六時光景，砲聲沉寂中，隱約聽到天邊有飛機聲，人們從屋裏跳出

來，懷着激動的心情，一齊昂起首，向南瞻望。

● 等待近二十天了，一聽到天空有嘎嘎聲，人們便飛快地跑到街心，仰起頭，用一隻手遮在額上，努力辨識那個低飛的怪鳥的羽翼上是否有青天白日的標幟。常常望得眼疲，才看出來：却又是紅點！受騙、侮辱、焦灼、氣急逼得這些好心的人憤憤地低下頭去，心頭燃起一把火，睡着吐沫，嘟囔一些無效的怨懣話語。——但第二次聽到天空有聲響時，這些人照例又會心神不安地，鞋子也忘記穿地踉蹌跑出來。

「該是咱們的吧。」有誰顫抖着聲調說。

眼尖的破口喊出來了：「又是兩架他們的！」

陰沉的雲塊下，兩架灰色飛機像感覺無聊似地在空中兜着大圈子，彼此前後追逐着玩。這是氣人。這裏沒有警報，沒有高射砲，沒有防禦，什麼也沒有，有的祇是些圓睜着的佈滿紅血絲的眼睛，看着牠們翱翔，看着牠們嬉笑。牙咬得癢癢的。

到後，飛機屁股冒出一股白烟，迎風吹散，成爲一個個細碎的小白點，遠遠望去猶如幾百隻小白鴿在結隊高飛。慢慢飛下來了。那是傳單，是什麼「華北救國會」的宣言。說日本

無侵略領土野心，說中國政府冷淡華北，說二十九軍決無力作戰，說華北人民應「自立」。這玩意弄得太頻繁了，在先有人看過後還氣憤地撕扯，如今是連這點輿論也沒有了，祇輕輕扔過一邊，沒人理會。

● 八時陰雨，雨珠子掛下來織成一面網。砲聲又起，從城郊傳來，悶雷般地連續不斷，夾着機關槍聲，震得窗格子、桌上茶具叮噠亂響，連屋子也隱隱在微動。老年人懷喪自己的耳力不濟，吩咐他們的孩子細聽這砲聲是從什麼方向發來的，是遠是近，若遠便是敵人發的，若近則是守城的軍士發的。

但，砲聲那末嘈雜那末緊密，誰聽得出呢？年青的孩子臉紅了。可也故意裝作聽得入神的樣子：「哦，是南邊傳來的，不錯，很近。看樣子二十九軍得了手。」心裏自然也急得要命。來了救星：中午街外傳來一片囂張的賣號外聲。

家家門聲砰地響了，一張張焦灼的臉從門隙擠出來，嘎聲地喊賣號外的人。

街道上一片淒清，沒有行人，沒有生氣，死的，從街外一個有着菜色面孔的孩子，頭戴一頂破笠，臉上眉上嘴上耳邊雨淋得一道水道淌下來，腋下夾着一捲報紙，赤足踏在泥濘裏

飛快跑近前來，張開嘴，邊咽下大口的雨水，邊高喊着：

「誰瞧過這號外，要不高興，我就砍掉腦袋！」

「喂，這孩子，你可別那末發瘋——我買一張，」等接過來一小張紙，眼光祇在上面瞥了一下，「喝，怎末回事？可了不得，佔了豐台！這消息不會假，早晨就有了這傳言了。哈——」撒腿就往院裏跑。

門又緊閉了。街道恢復了原有的淒清。

一張紙像是一道符咒，人人如中了瘋魔，每間屋裏都鬧得天翻地覆：上房老爺四處尋眼鏡，太太手裏拿着牠却張皇失措地不知道該交給誰，廚房裏廚役忘記了炒菜，將個大蘿蔔丟到半空中，掉下來打中在女傭身上，這有着忠厚單純臉子的女人拐起小腳，登登地跑着，弄得頭發昏，手中的茶杯跌落在地下不去理會，一把抓住九歲的小少爺：

「小少爺，小少爺，什麼事？」

孩子們的心可更熱。弟弟聽說小日本給打跑了，樂得手足舞蹈，眼裏流出了淚，過於興奮了，一巴掌湊巧打在哥哥臉上，哥哥嘴裏驢着不痛不痛，轉過身不小心把妹妹推在媽

媽懷裏，鬧得媽媽肚皮痛，媽媽嗔怪着：

「這羣孩子要造反啊，什麼可樂的，把那號外，念給我聽聽。」

誰聽得見？都瘋了，是的，瘋了，狂笑，高喊，一片尖銳的哄笑聲浪，從這個屋脊爬過那個屋脊，夾雜着砲聲，槍聲，機聲，奏起一種無名的音樂。電話局裏接線生忙得頭頂冒汗，各處電話鈴聲不斷，耳機裏結結巴巴地互相報告着：

「豐台佔了——克復了，不是，不，唉，唉，我說，我的意思是二十九軍進了豐台！」

「唉，你剛知道，嘿，你個傻蛋，我早知道了，這真是，我說，我說——我說什麼呢？我心裏慌得很，不說了罷。」

大街上突然熱鬧起來。雨中行人忙着雇車，洋車夫的開嘴：「這年頭兒，您別講價，坐上車愛給多少隨您便。」雨水淋着房脊，淋着光滑的柏油路，淋着牆角落蹲着的一小堆人。那些樸實強壯的工人圍着一位鼻梁上架着一副大花眼鏡的老者，聽他慢條絲理的讀着：「我軍今晨八時半克復豐台！」圍着的人手握着手，忽然高聲笑起來。坐在帳桌前的店東大聲吩咐夥計打開三日未開的店門，挑起幌子，邊招呼顧客，邊自言自語：「這可沒事了，想

不到也有了翻身的日子！」

號外雪片飛來：進佔廊坊，天津大勝，收復通縣等等。連最好懷疑的人聽到南京電台的廣播也放心信任了。

下午四五點鐘，有誰傳說從永定門開進城一大隊二十九軍的將士，揹着槍枝，服裝却不整齊，有的祇穿一隻鞋，說他們打得辛苦了，是進城換防的。這消息震動了每個人的心。忠勇的將士年青人腿快，一口氣跑到前門大街，喝人如蝗蟲樣地擠成一堆，互相推擁着，嘈雜地吵嚷着想擠到最前面去，大雨滂沱中，緊緊圍着那羣醬紫臉膛的兵士。這些硬朗漢子忸怩地受着衆人的慰問，啜飲那些好心的店夥送來的汽水梅湯，或暢嚼大塊的麵包牛肉，並口沫橫飛地述說他們的戰場經歷，怎樣的一刀砍兩個，怎樣的將敵人的頭顱削去一半，聽衆目瞪口呆，一逢段落便把手掌拍得通紅，喉嚨喊啞。有些兵士大張着眼，四顧眼前這種從未遇到過的熱烈情況，他們迷惑了，沉醉了；有的竟手足顫抖地癱軟坐下去，一個有着山東口音的弟兄自語着：「不行了，我高興得有點怪，我想弄把刀刺死我才痛快！」

夜色垂下來的時候，酒瓶打開了，魚肉的濃香混着炊煙四散開，與街頭民族救亡的歌

聲一同飄，飄向高空去了。

● 雖然城郊的砲聲更近更密了，誰去管牠！

七月二十九日。靜靜地仰面睡在床上。

太陽鑲着紅邊，半掩在一兩朵白色雲塊裏，一抹金黃色的陽光透進窗子，灑在眼皮上。耳邊隱約聽到庭中樹枝吱喳的鳥鳴聲。

醒來，一骨碌坐起，暗暗詫異：怎麼那末寧靜？是的，鎮日聽槍砲聲，忽而享到一些安靜，倒反而不安了。

隔夜的那一份衝動還未盡泯滅，於是猜測着：日本兵該敗退了，街上一定夠熱鬧吧，該出去看看了。

推開門，靜悄悄地。原以為城門已開多日未上市的菜蔬販定已推着車紛紛進城來了，却是街上連一個行人也沒有。怪。

走出街外，道口沙袋圍成的圈子裏面，雄赳赳荷槍佇立的兵士，與鎮日高高架起的機

關槍都不見了，剩下的是拋在沙袋上的一兩個軍帽；地下丟着一把槍刺；一套灰軍服，寬寬的一條柏油路祇照常有一個警察拖着長長的影子閒踱着。店鋪到開市時候却掩着門，間或有一兩個慌張的嘴臉伸探出來，隨即縮回去。

遇到一個熟人，彼此呆視一會：「怎麼回事？」

那回答是：「呃，怎麼回事？」

一會，工務局的載重汽車一輛輛開來，無言地載上那些沙袋，拆去沙袋外的石牆梁，填平道口挖好的作爲陷落敵人坦克車用的深坑，過後，無言地走了。有人跑過去問這是什麼意思，工作的人搖搖頭，嘆口氣，低下頭去。

警察的帽徽什麼時候摘去了。前門外的柵欄門緊閉着。四城電話均不通。九城城門皆綁起臉。沒有電車。誇張點可以說，街上沒有人。

那些身體結實精神飽滿的灰衣軍兵昨天還威風凜凜地站在崗位上，今天一個也找不到了！

一個友朋，在路上遇到，神情恍惚地附在我耳上悄聲說：「昨夜三時起，廿九軍全退了，

我在門縫裏親眼望見一列列兵跑過，有許多兵士竟捂着臉哀哀地哭着，狼狽極了，真的。」

「放屁，你在那兒做夢，」這朋友望望我的臉色，低下頭匆匆走了。

怎麼回事，這不是做夢麼？

了不得！號外：二十九軍幹部離平，張自忠代理委員長職務，亂七八糟。

看的人臉色發白，手指戰抖，胸中的火開始奔放：不信，不信，第三個不信！

問誰去呢，望望天：一片蔚藍的海，那麼空闊，那末渺茫。

再看一看荒涼的街面，也不由得心裏發慌了。

怔忡不安的臉相到處呈現着，喉頭咽下大口口水，是那末靜，聽得見呼吸，聽得見心跳。

街上的人，屋裏的人，男女老幼正如一羣孤苦無依的孩子，伸出手去，無人睬理，想與誰說一句話，張開口，看不見人，也忘了想說什麼。人人感到一種不可捉摸的危機底襲來。

連平素陌生的人也彼此招呼了，點點頭，或拍拍肩膀，到後滿臉哭笑地互問着：

「這會是真的？」

九月烽火悼邊城

由中國首都而文化城，再邊城的偉大古城——北平，到底在和平滿溢聲中斷送了！奇怪的是事先誰曾料到？那些蒙在鼓裏的北平市民，依然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清晨，成羣結隊地守候報僮將二十九軍攻下豐台廊房以至於楊村天津的號外送來。但是奇的是那天也真撇扭了，城裏各街各胡同所表現的事實，總有些離奇。第一件事，便是各街口的沙土袋子、鐵絲網、木棚子等等都已經不見了。再奇的是街口守望的警察、憲兵也都不見蹤影。如果好事一點，經巡警橋子門前探望一下，那又看見另外一個奇事，便是巡警橋子裏裏外的巡警們，槍也不扛，皮帶也沒有繫，並且各個垂頭喪氣，無精打彩，倚門而立。這該多麼奇呵！再向各胡同口人羣裏湊和湊和，聽他們講的完全又不懂，甚麼二十九軍撤出北平，宋哲元到保定，張自忠賣了……等等，真是愈聽愈糊塗，不聽還好點。本想遞過腦袋去向發言頂多的人打聽一下，但是又想，看他們各個臉上掛着嚴重、憂鬱的氣色，不禁又嚇得吐了吐舌頭再收

回腦袋來，這種年月，說不定會碰甚麼亂子。但是就這樣帶着糊塗回家吃飯，麼又不甘心！只得自己親身來在各街各城門口，詳細調查一番，看看到底是怎麼一檔子事。

從西四牌樓到西單牌樓，從前是很說得來的熱鬧大街，車馬馬，人來人往也頗擁擠。但是今天却大不相同，街市清冷，行人稀少；兩旁商店都緊閉着板門，稍或在門板旁邊的一隻小方洞裏，露着一個半面鬚鬚，一臉愁容的生面孔。從西單到東單，人跡可又更清稀了；只有在北京飯店的門前，停車場上依然停了幾十輛人力車，車夫們抱着臂睡在腳板上，寂靜的清晨，毫沒有甚麼響動，可以擾醒他們甜蜜的早睡。又從東單轉到地安門大街，這裏的街景與前微有不同，有極多的難民，男女，扶老攜幼，從安定門和德勝門擠進來；門是大開的，既沒有警察，也沒有憲兵，間或在難民擁擠中，出現許多禿頭，紫面孔。上身著對襟藍雜色布褂，下身却穿着灰軍褲的殘傷兵士，有頭上綁着白藥布的，有用棉花藥布蒙着半邊臉的，他們也擠在逃難的亂羣中，顯得格外刺眼。至於那些難民，男男女女哭哭啼啼，匆忙急走，又像潮水似的，流灌到各個街道上，形色雜亂，何止數萬。

奇了！奇了！還是不明所以。最後的主意是回到家裏等候報紙，便見分曉。豈知那天早晨

怎麼等，報也不見送來。沒法子，只得聽一聽廚房裏送菜小販和廚子談論的，只聽那個廚子說：「我早就料到了！天生賣國的胚子！你看日本人送給他六個美女，金票又不知幾百萬，他又怎能不色迷心竅，專心專意地賣國？你再聽，他的名字不是叫『張自忠』三個字麼？我說了，這個張自忠毫比不上起中央的那個張治中，人家是打日本的好手，這個却是賣國的高手！」

那個廚子的話該有幾分可靠，因為他也曾在幼年讀過千家詩、百家姓、大學、中庸之類的學堂，略懂世故，明白人情。這一番話總算有根有理，不過倒使人疑惑的是北平城今天怎麼竟變成這色淒涼樣呢？

那個送菜的販子是個矮身量，公啞囉，說起話來倒很清楚，但是聽來總是像欠點火號似的，不甚嘹亮。按他說：「這一下子，北京算完球。今天早晨我從二十九軍留守司令部大門前走過，他娘的門外沒有半個兵影，門裏又是鴉雀無聲，門口堆的沙袋、土包也沒有了！從前該多麼威風，如今落個冷冷落落，這不能不說是劫數罷？」

「那麼說，你看到鬼子兵沒有？」廚子問。

「我沒告訴你麼？半個兵影都沒有，不管是中國的，日本的，一概沒有！」菜販子用力的喊着說，但是聲音更顯得低小了。

「他娘的怪呵！一定是他媽張自忠耍的鬼！」廚子說着捧着米盆走出去。沒頭沒尾的談話，就告中斷。本想向廚子仔細問一問，但是總礙於先生的臉面，不好去問廚子，只得暫時記在這裏，以後可以趁機會再透一透消息罷！

八點鐘吃早飯，趙媽往來忙亂地端菜送飯，但是從她往來咚咚地脚步聲，知道她一定又有甚麼心裏過不去的事。不過，此時也不能問，假使若問她幾句，說不定她的話愈來愈多，問東問西，回答不出反而丟人。並且昨天晚上全家守坐在屋前庭院時候，大家一邊聽着砲聲，一邊談講着手拿着的「我軍勝利」的報紙號外，你一句他一句，都爭着搶着地誇獎二十九軍，怎麼勇，怎麼脫光上衣，抱着大刀片衝鋒，怎麼得了廊房豐台等等。那時不怪別的，單怪那張世界日報的號外，滿篇都是大捷的勝利新聞，才引得我大開話匣，從宋哲元長城抗戰講起，一直講到「血灑蘆溝橋」，「不怕事不惹事」止，處處都是替老宋作義務的瞎吹胡搗，說得各個目瞪口呆，心神嚮往。就以平日素以不會說話，不好講甚麼著稱的趙媽，她也

竟被我說得意動神搖，從七月八日以來滿臉上掛着的不可解不可勸的恐懼愁容，今時竟一旦化消。她自己也一面給自己開導說：「仗是打不起來，打不起來，就是打起來，宋老師拿出當年使大刀片的威風來，一定是鬼子兵白給！現在我算不怕了！說真了怕甚麼？講起庚子八國聯軍進北京……」嚥下一口唾沫，深深打個唉聲接着：「唉，話太長了！不說了！」

小孩子們都笑起來，說：「你呀！不會說話，就歇一歇罷！誰能拿你當啞吧賣了！」

「哼！你們也不用說！」趙媽有些不服氣：「我願意同先生談談講講，這些天叫我悶在鼓子裏，天天聽大砲，怎麼不担心不害怕？若是想起前三十年庚子八國聯軍進北京，就連你們這些新派學生也得嚇昏了。洋兵進北京，還有個好？真刀真槍，見人就殺，不用說別的，單說地安門以外，全家吃藥殉難的就門連門，戶挨戶。那時候我……」

「中國兵也用槍砲打他們呵！」孩子們的話。

「別傻了！我們怎能打得過洋兵！這是那時候的事，現在也難怪我一聽鬼子兵打砲就沒主意，真叫人害怕呵！」

「這一會你不必害怕了！你沒看報，又聽先生講麼？鬼子兵就怕老宋的大刀片！老宋是

不饒人的，保管活鬼子來死鬼子去」

「這我倒放心！」趙媽說。

真的，那天晚上，雖然城南、城西砲聲隆隆，但是全家人依然鎮靜地各拿一把芭蕉扇，揮來揮去不想睡。

孩子忽然問：「廊房離天津多麼遠？」

「百十里地罷！」

「那麼，中國甚麼時候拿天津？」趙媽忽然插進來問。

「明天看報罷！準沒錯！明天又是號外，天津又拿回來的消息！」

「真快！」趙媽半迷着眼睛，左手攏着黑漆似的鬚腳說：「那可好了！天津拿回來，我們可以逛天津了。」

那夜砲聲時作時息，天空顯然有極厚的積雲，從東北滾上來，冷風隨之也吹起來。

第二天，她端菜送飯，往來咚咚幾次以後，可就開了口啦。

「天津——聽說沒拿回來，今早晨又聽說連北京也着把上了！」

她的臉色又是恢復了昨夜以前的樣子，恐懼、憂愁。接着說：「聽說遲早鬼子要進城！」她看了看我，我也看了看她，無言可答。不禁問她一句：「那又能怎的？」

「不是，」她說：「我先問先生一聲，先生有個預備沒有？」

「預備甚麼？」我問。

「鬼子國的旗呵！」她好像對我的不曉事而表示極度的驚異說。

這一下可見出她的本領確比我來得高，我只得垂下頭，加緊忙着用飯，假裝沒有聽得十分清楚。

約是午間十一點左右，胡同裏才飄進來一陣大病初癒似的喊報聲，出門一看果然這個報販是代表另種作風。這回的報僮簡直不是僮而是「佬」了，骨瘦如柴的身體，滿臉黑雲，好似煙癮未足，無精打彩地半身倚着胡同的磚牆，一面發出顫巍巍地病吟聲：「號外！買份號外瞧——」

「甚麼報的號外？」我一聽是號外，不覺頓想起昨晚對趙媽說的話來，真湊巧，今天也果然有號外。

「新興報」

這可不對了，原來在蘆溝橋事件剛起時節，因為新興報是某國報，業經抵制封版，難道如今竟又復活。先買份瞧瞧！

第一行大字便是潘毓桂將就任警察局長，又有甚麼張自忠定期分就市長、冀察委員、長職等消息。後來緊隨着又有宋哲元到保定後所發的書面談話，如：「本人近來因火氣上沖，耳鳴殊甚，不能與大家面談……」讀過之後總覺心頭上也燃着一團烈火。雖然靜悄悄回到房裏，端靜躺下，好屏除一些雜念，但終抵不過這種無名的火，是酸痛，是悽楚，或是煩怨，自己也鬧不清楚。正在這思慮交衝的時節，趙媽的咚咚脚步聲，突然走進來，擲下一張甚麼宣傳之類的報紙單張，也不說甚麼地轉過去就走。我急忙拾起細看，原來是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香月的安民佈告。

真的，如今還能說甚麼？就算全身的三萬六千個毛孔都變成能喊能說的嘴，但是我的老天！究竟有甚麼話可說？古城的時勢，雖然還沒有走到家家掛太陽旗的地步，但是聽說住在西郊西苑、海甸附近的居民，已經到了頭頂着太陽旗出門的情形了。

古城真又

改變了，儼然又

是一朝天下街

上雖貼着簽署

「中華民國」

年號的告示，

但是內容滿不

是中國人說的

話。街市上荒涼

冷落，只聽電車

的脚鈴子響，車

上却只有稀疏可數的幾個乘客，有時除了開車手及賣票的幾個伴死不死的人以外，簡直

就沒有乘客。

大日本軍備告第一號

爲佈告事

大日本軍司令官香月 茲特鄭重諭告中華各界民衆惟本軍奉行大日本帝國之使命
夙欲確立東亞和平增進中華民衆福祉以資實現日華兩國唇齒相依共享慶福之宏願
除此而外本軍毫無他意矣此次中國軍隊對於本軍暴慢非禮逆施倒行無所不至本軍
司令官爲東亞大局舉北極安之計起見堅持不擴大方針一再容忍以謀善後然而華軍
終不覺悟接續而來挑撥不已華軍此種行爲不但侮辱大日本帝國之尊嚴使東亞和平
陷於危殆而外貽萬劫不復之慘禍我軍職是之故上順天心下應民意茲決定對於如此
不仁不義頑妄兇暴之徒加以膺懲而昭我天討但凡不敵對我方之一般民衆始終爲我
等之親朋本軍對於願良民衆不但決不侵犯必即設法保護其永久福利各界民衆能平
心靜氣認清正邪了解本軍真意沉着切勿擾亂各自安生理以待樂土實現爲要若有乘
機冒害地方助逆謀不軌之輩從嚴究辦懲處不貸特此佈告

昭和十二年七月

日

大日本軍司令官香月清司

古城的九門除了西直門時開時閉，再有內城的三隻門算是開放外，其餘的仍然是關門大吉。不知道是二十八日夜間的二十九軍退避不及呢，還是歹徒匪類的作亂，北平城廂內外，時常有軍火、盒子砲、大蓋槍之類被發見。聽說得勝門外更多，大道小路的兩旁草地裏滿都是軍火。偽警察局長潘毓桂，三番五次督飭警察特派大載重汽車五十多輛，前往拾取。想起近日來美政府的禁止軍火輸給中日的事，也就不希奇在今日世界的一角，竟還有派汽車檢拾軍火的事。只有北平全市維持治安的憲警們，依然每人發給空槍一枝，並無彈粒，以壯觀瞻。至於城外四郊夜夜有持械行劫的事，則又非城內警憲的職責，管他媽的。再或者因爲日久關閉城門，糧米菜蔬等價值飛漲，小民叫苦連天，這又有誰去負責？

古城裏沒有報紙看，因爲紙的來源斷絕了，一切報館都必得嚴厲縮減，從前三大張的，今改一大張，再改半大張，再呢就是停刊。小報更是縮減，一面增價。每天展開報紙，滿眼「同盟社電」，再就是一東京消息。不看報到還馬虎不思慮，要看報便是氣的三天頭痛，兩夜失眠，吃飯都嚙不下。偏偏故都的居民有天生的愛國心，單好東打聽，西問問，不管好歹抓過一張報就讀，讀完就是滿肚子氣。

古城裏的茶館酒樓仍照常有，但不過關門收桌的佔大多數。再有的，即便開了門，升了火，但是架不住給你個「門前冷落」，幾乎寂寞地連個鳥都沒處雞。北海公園照常賣票，中山公園也仍舊賣票，但是以上兩個公園可用一句話合併說，沒有如此的開心遊客，還能在荒亂的年月，遊甚麼公園，喝甚麼茶座。至於中南海游泳池，自從二十九軍退去之後，他們老板也改絃更張，將「男女分游」的牌子取下來摔碎了，實行真正男女平等制。

偉大的古城呵！可惜你竟斷送在「和平使者」的手裏，看你古綠斑痕的高牆，塞外清月常照射的女牆，如今竟強插上一隻膏藥旗，更顯得你窘然不安。真也是，誰曾想到你竟也隨着深秋的蕭殺，而改變了顏色。不過，灑在古寂磚牆上的烈士血，和永久縈繞不去的國士魂，必依然長久守護你，願明年春天塞外吹來風沙的時候，吹去胡兒胡馬，吹落膏藥旗，也吹盡血腥和異族人的瘴氣，使你在春光明媚的時節，依然回到祖國的懷抱，恢復你往時的嬌媚清麗。

偉大的古城，和其中一切的居民呵！我們謹以回憶的淚，懷念的淚來紀念你們，將以我們的血，我們的肉，來援助你們！

離開了北平

我是個以寫文章爲職業的人，在我最寶貴的是一頁頁完成的和未完成的原稿紙。寫出來一篇文章，就好比產生一個孩子，每個字裏都有着我的血，我的汗，我的生命。爲着不被敵人捉獲，我斟酌了又斟酌，終於無可奈何的狠下心，咬咬牙，把一卷卷的稿子拋棄、撕毀。一個好母親在兵荒馬亂中拋丟愛子的痛苦我差不多算嘗到了。在我的文稿中，一直挨延到臨行之前才分手的只有兩捲子，一捲是已經編成的一個集子，一捲是將要完工的一個長篇，牠們都是在兩個月前和北雁出版社約好的東西。牠們好像兩個太令母親心疼的好孩子，我親手把牠們創出來，實在不忍讓牠們再毀滅在我手裏，只好拚一拚孩子們的命運，把牠們先後送到郵局去。但如今究竟漂泊在火線上，荒山裏，或青紗帳中的小驢背，抑還是被敵人檢查去，有誰知道呢？

蘆溝橋事變前我新買到一支滿意的鋼筆，因為一時高興和妻的慫恿，筆管上鐫刻了我自己的名字，萬想不到一月後這三個方塊字也給我惹下了不少麻煩。我固然不是名人，也不是要犯，日本兵不會把我的名字銘記在心上；但我不能不小心因偶然的事故被捕去，這平凡的名字會給敵人一個偵察的線索，再萬一敵人從他們自己的報紙上發現了這同樣的三個字，那我就乾脆別想再活了。但只要我不死，我就拿得自己的文章作為救國的武器，一支筆就是我的盾和劍，我不能輕易拋掉牠。因此我只好又花了幾毛錢，把名字磨了去，另刻上一個拼音字。

我的行李只有一口舊箱子，裏邊裝了一條被子和幾件中式舊衣服，提起來是輕輕的。每一件衣服的口袋都經我檢查了無數次，深怕偶然自己沒有注意到，臨時被敵人找出來，一片可以惹出麻煩的廢字紙。一些朋友們的通信處我撕毀了；一些多年相隨的像片我燒掉了；最後朋友們勸我連白紙也不必帶，於是幾百張白稿紙，幾本子白手冊，幾疊信紙和信封，全都拋棄了。

隨身的東西沒有不被我自己再四的研究過，一直到動身時這種自我的檢查才停止。

在一切準備中，我想好了一片荒唐的供詞，等着萬一被敵人捕了去。我同朋友們商量好，檢查時都裝做互相不認識，免得多牽連，多是非，我打算說自己是北平來治病，因為我確是很瘦弱，很憔悴，並且還故意儲下亂蓬蓬的短鬍鬚。呵，像這樣零零碎碎的事情，我不願多寫了，親愛的讀者呵，我不是告訴你應該怎樣逃，而是要你知道陷落在敵人手裏，想活是多麼不容易！

三點鐘我就從床上坐起來，又檢查了一遍每件衣服的口袋，慢慢的等待着天明。

四天來不管是白天，是夜間，是睡眠，是行走，總是大半的時間胃疼得叫我難支持，有時出了一頭汗，有時不由的發出來兩聲呻吟。這天早晨，這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的早晨，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是怎樣的病疼所苦：我把兩隻手緊緊的按着心口，坐一刻，蹲一刻，躺一刻，像幽靈似的在溼涼涼的階前走一刻。天上沒有一顆星，屋角佈滿了灰色的濃雲，令人聞到雨點的氣息。我摸索到半盞冷開水，吃下去一包止疼藥，把同伴們從睡夢中叫醒來。曙色慢慢的透過了密雲到人間來，兩個朋友急急的收拾着各人的行李，派我先到車站去買車票。我坐車子走過西單商場的時候，灰色的雨已經開始下起來，馬路上冷清清的，煙雨中只有

幾輛洋車載着幾個逃亡的人，我留心的看着馬路兩邊的建築物，匆匆的讀着廣告和招牌，溫習着每一條胡同的名子，呵，這一切在過去對我都非常漠然，如今却使我感到不能形容的留戀，傷心這次的離別了。

●洋車把我載出前門了。前門，牠依然雄偉的立在風雨中，我從做孩子起就在紙煙盒上見過牠，在洋片和地理課本上見過牠，我們是老朋友，而如今我悄悄的從牠的脚下過，恐怕也是我們最後的分手吧。雖然我相信敵人不會把牠長久的佔據，但我却無把握我能平安的逃回祖國去。於是我在車子上扭回頭，含着兩眶淚，憫然的再把牠看幾眼，突然的心酸起來。

我原來想着我來的一定很早，誰知道車站上已經堆滿了行李，擠滿了人。我急忙的跑到賣票的地方，用力的擠進人堆去。人們全擠得滿頭大汗，臉上沒有一點血色。突然我的耳朵里響起了一陣尖銳的絕叫：「擠死人！擠死人！」隨即就看見九名警察跑來，衝進人堆，把一位瘦瘦的中年人救了出去。在這小小的擾亂中，許多人挨了警察的皮帶依然屹立不動，許多人看機會就搶進半步，許多人立腳不穩，失掉地盤，狠狠的退了下來。我始終是在

十層人外，眼看著憑我的病體和力氣沒有買票的可能，便抱着疼痛的肚子逃出了漩渦。

「老買老買！」

我絕望的在車站上來回的跑着，叫着，足足尋找了半個鐘頭，始終沒有發現我的同伴們的影子，我焦急得不住的大聲自語着「怎麼辦？怎麼辦？唉！唉！」忽然我跳到票房門口，忽然我跳到車站外，像瘋人似的立在雨絲裏，向着沉默的前門凝視，每出來一對洋車給我一陣希望和失望……這樣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許多買到票的熟人們向我同情的投一眼，匆匆的上車了，而我，多麼的難過呵，沒有同伴也沒有票！

時間彷彿逝去了幾個年頭，老買和小鄭終於來到了。我們多掏了三分之一的價格，從一位茶房打扮的手里買來了三張票，我不再生氣，也忘掉胃疼，同朋友們擠上了火車，隨後又看見了許多朋友，堯亭和他的兩位同鄉也都上車了。

在月台上我從一位朋友手裏看見一份漢奸報，知道敵軍在幾個鐘頭之後就要進北平，不過這消息如今對於我已經不十分關心了。

八點二十分鐘，我們的火車在煙雨溟濛中離開了東車站，穿過哈德門，一轉灣子向豐

台走去，把天壇和永定長檜在我們的後方。從此北平和我們分手了！它過去曾像一首詩，一幅畫，一件彫刻，誘惑過無數的南國兒女，現在是魔鬼窟，我們必須離開它，離開它……

不過，我們如今含着眼淚離開它，不久會帶着血痕重回來，因為它是我們的！

「我們是一車俘虜！」

一位小朋友怯怯的向我低聲說，我坦然的看了他一眼，於是大家交換了一個靜默的苦笑。這時候我什麼也不担心了，彷彿一位久走江湖的老旅客，過慣了各樣風險劫難。

我們的車廂裏坐着回天津去的兩位警察，他們低聲的答覆着一些沉不住氣的人們詢問。我們的臉上同旅客們一樣的罩着一層苦悶暗雲，眼睛裏含着淒苦的神色，他們依然是中國人，我們的好兄弟！「你們有黃制服褲子全拿出來，別叫日本兵瞧見了。」他們對我們勸告說，「因為天津保安隊的軍裝是黃色的。」於是他們用非常低聲音向我們敘述天津保安隊的英勇戰績，和日本飛機轟炸天津的慘酷情形，又告訴我們過豐台就有日本兵上車檢查，每個人都得費長時間盤問。旅客們把黃褲子全都從腿上換下來，悄悄的丟出車門去。每個人心裏都有點毛毛的，車廂裏立刻被一種麻木的寂靜控制着，連一點語聲也沒

有了。

在濃濃的煙雨裏，我們看見不遠就是豐台了。呵，豐台，這軍事要衝，血的車站，魔鬼盤踞的土地，滿車的逃客都爲它屏息了！人們互相的贈送茫然失神的眼光，誰也展不開眉頭，想不出半句閒話。

啊！我們離開了豐台，離開了北平，悲苦地離開了北平了……但是，不久我們會帶着血痕重回到北平來的，因爲它是我們的！

姚垠

故都暫別記

一 淪陷前日

七月二十七日，廿九軍發出守土抗戰通電，故都市民莫不異常興奮。蓋北平被圍已久，戰與不戰，俱不免於暫時淪陷。然與其屈膝而死，何如抗戰而亡！一時之勝敗事小，戰降實民

族人格存亡所繫，廿九軍中大多數仍是愛國健兒！是夜予與拙言，明日平郊將有巨戰，敵機必來轟炸。你我生死俱無不可。獨憐此兩雙兒女，陷於生死兩難。拙謂當與兒女擁聚一室，生死與俱，庶免牽掛。相對默然者久之。

廿八日清晨，甫起床，飛來敵機無數。生甫五月小兒，聞嗡嗡之聲，於母懷中笑而且躍。寧兒厲聲斥之曰：「什麼時候兒，你還笑呢？」言罷匆促入室中，執一中華地圖仰臥而視。孟子蜷伏帳中，以被遮面。余與拙仍立院中觀敵機縱橫。忽聞重濁之炸彈聲，連續不斷，窗紙爲之震動。同時城外槍砲聲亦驟形加密。整個故都，五面被火藥氣濃烈包圍。東城以爲西城化爲焦土，西城又以爲東城炸爲瓦礫。實則敵機投彈，均在四郊。城內僅有流彈而已。

上午十時以後，各報館陸續均出號外，有謂我軍克復豐台，逼近通縣者，有謂廊房敵盡殲滅，我軍勇氣百倍者，市民欣悅之色，於緊張之面上透出。慰勞旂幟，救護團體，塞滿街巷。余由西四牌樓隨一隊學生慰勞團南行。時當下午四時，日機仍成羣飛翔城空，市民多在馬路上手指口嘗，各商店均照常營業，並無絲毫不安之象。蓋深信廿九軍必能驅逐倭寇也。至華六大學門口，見有泥衣兵士出入，知係前線歸來健兒。余詢一老兵：「豐台如何？」伊答：「歸

我們了。」語氣堅強，余狂喜。豐台係日軍重要根據地，如其歸我，倭奴更不足畏。見有持標語之學生，立助其抹漿糊張貼。欣慰之情，無言可喻。

歸途搶買世界晚報一張，且行且讀，有一標題曰：「北平宛如銅城。」及至得意處，則高聲朗誦，隨閱我報之市民，亦報以同情之微笑。將至西四牌樓，遇兩徒手兵，自南苑來，詢以戰況，則頻搖其首，云：「不行，俺那一連都燬完了，只剩俺十幾個人。」冷水澆頭，全身爲之戰慄。僱人力車歸家，拙持晚報告我：「我軍各路均告大捷。」余應之曰：「哼！」拙又曰：「看此情形，不出三天必將倭寇逐出關外。」余又應之曰：「哼！」

入夜，砲聲漸稀漸遠。夜深，全城寂靜如死。翌日晨，至八時，仍無報童呼聲。敵機未飛來，亦未聞槍砲聲，街上寂靜如夜。正驚駭間，工人自外來，云：「又出了賣口子的漢奸，廿九軍退走了。」余不之信，斥其造謠。匆匆出門去，至西四牌樓，則商家閉戶，電車停駛，並崗警一名而不見，三五行人，均面帶驚懼之色，東張西望，默無一語。天愁地慘，日暗風悲。此情此景，何時能忘！昨日我衛國健兒，所築石壘，所堆沙袋，固安然無恙也。

少頃買新聞紙一張，稱「時局急轉直下，宋哲元昨夜退出城去，委張自忠爲冀察政務

委員會代理委員長一矣。晴天霹靂，驚愕幾失知覺。強自鎮定，垂頭歸來，見拙正對報紙流淚，兒女輩亦各呆若木雞。嗚呼，故都淪陷於民國廿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二 淪陷以後

倭寇陷我故都，積極推行三大政策：一統制言論，二利用漢奸，三實行屠殺。但截至今日，並未收絲毫效果。

華北日報，黨報也。負責人員首先逃亡。鉛字機器，原封授之敵人。不數日，敵方之華北日報首先出版，言論最爲荒謬，市民均不之睨。所印號外，報童高呼：「一大枚兩張。一其餘各報主筆或逃或匿，亦各代以倭狗漢奸。故北平之報紙名稱如故，內容則千篇一律，除日本同盟社所發不通之漢文消息，則係賣國求榮之奴才言論。雖販夫走卒，亦不屑一顧。報童沿街叫賣亦直呼之曰「漢奸報」。市民既無報紙可閱，則競設收音機，收聽我中央廣播消息。友朋相見，必首先互詢：「南京有什麼好信傳來？」有心人且將收聽佳報油印若干，秘密分發，甚至有意製造捷音。

日兵入城後，市民之悲痛是實，然毫無氣餒之象徵。相信遲早我中央軍必能驅逐倭寇，

如相信既成事實之堅。宋哲元退後，全市警察不負責任者，凡三日。市民並無絲毫驚慌，秩序並未絲毫紊亂。每聞城外槍砲聲近，則均欣然而色喜；槍聲沈寂，則相對默然。每遇敵機飛行較高，市民翹足仰望，辨識是否我中央飛機。所謂大旱之望雲霓，不足喻故都市民望我中央之殷切也。倘我飛機於驅逐敵機之便，於平市上空飛繞一週，百五十萬民衆當如何喜躍！最足壯我市民之氣者，乃日軍種種鬆相，如日兵向我商家哭訴厭戰，如載重汽車專運日兵陣亡頭顱，如日軍官佐於天壇自縊，如日使館屢次追悼陣亡將士……諸如此類，映入市民耳目，能得無上慰安。事實如此，敵人之宣傳，永不能撼我市民之觀聽。

論到漢奸，陳覺生、殷汝耕、董原係老牌，然刺人最深者莫如張自忠；根性最劣者則屬潘毓桂。張自忠始終不敢言戰，已屬罪無可道。又於危迫之時，命部下繳馮治安軍之械，宣稱馮氏倒戈，則罪該萬死猶輕。自代理冀察委員長後，有謂其住六國飯店者，有云德國醫院者，總之，未敢出東交民巷一步。得意不過一週，唯一政績係撥賞潘毓桂之警察兩萬元，獎其繳保安隊之械。此外則銷聲匿跡，不知何往。平市紛傳張氏被刺，又云逃至天津，均係推測。又謂其名字大不祥，得張獻忠三分之一，李自成三分之一，禍國殃民，似有預定，則係快意之詞。潘毓

桂兒（北平市民如此呼之，或簡呼桂兒）在日本組織之北平地方維持會中，功績似最高。派警出城繳保安隊槍，又自行繳警察械送日本兵營，一也。糾合東安市場說相聲之楊傻子等充市民代表，歡迎日兵入城，二也。爲日軍覓營房，抓伏役，徵大車，獻給養，三也。供給朝鮮白面販賣人火食費，四也。搜查居民焚毀黨義黨旗，五也。……賣國工作，報紙日不絕書。其廣播演說曰：「兄弟這二年來革命，就是爲打倒政府，不爲別的。說我是漢奸，我就是漢奸，說我是賣國賊，我就是賣國賊。」嗚呼，此種動物，居然兩足著地，可謂人類之羞。然如此效忠日本皇軍，並未取得信任。日軍除向其逼索巨款，未與半點自由。九城分區由日軍自設所謂「宣撫處」，直接代替桂兒之察區署。桂兒常有漢奸難做之悲。

其他搖唇鼓舌，甘作倭狗之輩，奉命利用各種方法，宣傳「皇軍」爲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紀律最嚴之軍隊，期圖鼓惑我同胞。無奈事實勝於雄辯。日軍駐在地，如天壇、外交部街、光明殿、旃檀寺等，附近婦女逃走略遲，均被捉去。每日黃昏以後，日崗兵搜劫行人，雖銅元二十枚，亦勞其代爲保存。日兵每欲洗浴，輒闖進任何一家，跳入水缸，購十輛腳踏車，予以日票五元，兀自稱道公買公賣。凡此種種，余均有詳細記載，惜乎未能帶出北平。總之，日本利用漢

奸並不信任漢奸。市民痛恨漢奸，甚於敵人。漢奸亦可以休矣。

日軍進城，首先實行屠殺政策。有鼓販十七人。至德勝門外購有軍人皮帶數根，被日軍逼跪護城河干，各刺廿刀。過兩晝夜，家屬趨前收屍，仍有展轉血泊中未絕氣者。四郊居民，凡壯丁男女，日軍概以通縣保安隊目之，無一倖免。日軍購物，略不如意，即謂「侮辱皇軍」，立與槍殺。日軍在某浴室盤據不去，凡市民顧客誤入其中者，立遭痛擊。傳日兵營設有碾人機器，形如切肉作餡機。凡日軍或漢奸逮捕之壯丁，類似軍人或學生者，概置殺人機器內，魔輪一轉，人化肉泥，放水冲刷，屍骨無蹤。較之天津海河浮屍，殘酷又進一層。然此種窮兇極惡，適足以警惕吾民曰：「國家萬不許亡，倭寇必不許存！」

余離平將及一月，敵人之兇殘必更張大，漢奸之活動必更無恥，市民之盼我中央援救，必更殷更切矣。

三 逃至濟南

逃出惡魔之口，由天津轉青島抵濟南，與可愛憐之故都暫別矣。自北平淪陷以來，逃難南下者，必經天津。至天津如在中國地界內，則日兵得盡量搜查，逮捕拷問。即使保得性命，

囊中必致不名一文。如入租界，則旅館一席之地，每日價值十元，或數十元，且非有通行證不得入。兼以由平至津，旅客擁擠，車上無弱者立足地。是以許多友朋欲逃而不能。余以處暴敵之下，力無所施，早已計劃離平。然一言離平，妻子如何安排，旅途如何闖過，均費考慮。拙先勸我勿須南下，不日我軍必能克復平津；後鑑於敵人兇惡面目漸露，又勸我速走。遲之又遲，終於決定與我妻子暫別，與我故都暫別。

與拙通宵計議：兒女在平生計，減衣縮食，尚可支持三月。余此行旅費又須多方挪湊。余行後，如漢奸來查詢，則告以繞道歸家。更備有報死書信一件，遇必要時，則持向警署報我死亡。蓋平津一日不克復，我無再回故都之希望。拙與兒女，非至萬不得已，又不欲輕離北平。一夕之間，國破家亡之感，叢集心頭。環顧酣睡兒女，痛澈肝肺。互慰之詞只有一句：「中央不久克復北平，爾時再聚！」

八月三十日早五時，拙親煮小米粥，并幫我細束行李。余啜粥，勉盡一碗。正欲起身，拙促兒女皆起送我。寧兒瞠目問：「爸爸不是說不離開我們嗎？」拙急慰之曰：「爸爸不久就會回來。」余略加撫摸各兒女，匆匆出門乘人力車，淚承於睫，不敢回首。臨聞拙曰：「一路風

順！兒女齊呼：「爸爸早些回來！」

至前門東車站，旅客擁擠異常，出我意料。入站，日兵檢查行李。入月台，日兵再檢查。通過兩關，余幸能於二等車中，覓得一座。挨至十一時，車蠕蠕動矣。我可愛之故都暫別矣。

至永定門，車停，日兵大批登車，實行搜檢。旅客盡如羔羊，驚慌沈痛，禍福將判於俄頃。先有中國警察厲聲呼：「大小行李都自己打開！」旋即小聲告曰：「如有礙眼物件，早自爲計。」於是撕信札者有之，拋書籍者有之。倉皇恐懼，非語文所能形容。余因未帶隻字，稍有餘裕，便幫鄰客打開箱籠。終於日本兵來，箱不論大小，一律翻之，倒之，人不分男女，一律摸之，索之。余身旁有某校女生，以衣無口袋，拒未解鈕。日兵大怒，立擬以刺刀。羣謂之曰：「當此之時，屈辱些兒罷！」某女士始赧然解衣。適其衣襟有阿拉伯數碼，日兵急召翻譯來，詢伊是何符號，答以「學校洗衣號碼。」繼又在其手提包內搜出信封一角，上附郵票五分，日兵又嗷嗷不休。時座客均爲女士担心，低聲向翻譯代爲求情，始免他辱。翻譯似遼寧人，頗知維護同胞，余解衣待搜，適日兵錯過半身，彼即按我肩曰：「檢查完了還不坐下。」

車行極慢，每站必候兵車。日兵各路均失利，南口死傷尤重，不得不急急增援。各站皆有

日兵防禦工事，車行均由日兵指揮。過豐台時見日機十數架向西飛去。日兵散亂滿地，軍容頗欠整飭。

沿途旅客下車，均遭日兵痛搜。道上行人，沿村茅屋，均以日旗作護符。鐵路兩旁禾稼樹木，均被仆倒。車中旅客對此，真有如喪考妣之痛！

車上向人借閱漢奸報時，遇五六年前舊生秦君赴齊魯大學。低聲寒暄之下，知其隨一西洋女人可入天津英租界。余正苦於抵津後不知著落何所，秦君慨然商得西人同意，邀我同行。久懸之心，爲之一釋。

下午五時，車抵天津東站。經日兵行列，迤邐渡天橋，出站台，默念五分鐘後，可暫脫虎口。不意甫出站門，頓遭嚴重檢查。不幸同胞，多數被日兵逮捕，驅至日本憲兵司令部一一審問。其逮捕旅客，似漫無標準，只由日兵任意手指。余因一週未剃胡鬚，蒼然老矣，未邀注視，亦云幸矣。

聞被逮者歸來言，由日兵驅旅客至一大樓，一律蹲地板上。有操華語者曰：「凡商人起立。」於是此一批大小商販另拘至一室審問。其冒充商人，立起遲疑者，將受嚴刑。其下樓時，

而帶驚慌，爭先恐後者，亦被特別標出。商人之外，在日人心目中盡係比擬不法之徒，除由有力外國人保釋外，輕則拘留一夜，重則苦打一頓，再重則置之磔人機上，送到枉死城中。

余隨秦君等至英租界女青年會，幾經波折。因日前租界崗警被日兵毆辱，英界當局戒備極嚴，旅客出入均受限制。幸有一外人隨時解說，始得安然闖入。於女青年會立寫一明信片向拙報告平安，并請伊轉告在平友人：「在家千日好。」蓋不欲大家輕冒此險也。

夜深，又被一外國牧師導入公理會，宿門洞地板上，儼然天堂矣。時飢腸轆轤，需食甚切。幸秦君帶有麵包，大嚼一陣。因緊張過甚，不能安睡。乃與秦君等暢談各路戰事。大家所得消息，均足樂觀。互相祝曰：「再返北平，必手執國旗，高唱國歌，不似今日之可憐相兒！」

翌日，秦君又爲託人將行李自車站取出，船票亦如意買得一張。可謂僥天之倖。大雨傾盆，未敢出英租界一步。終日讀益世報爲生。益世報爲平津惟一之中國報紙，在義租界出版。報販被日兵捉去，縛其手足，投之河中。聞死者已有百數十人，可謂極殘暴之能事！

九月一日，天陰未雨。上午十時至太古碼頭，登小汽船。夜十時始抵塘沽，換乘「雲南號」海船。河中敵人運輸船舶與可怕浮屍，均絡繹不絕。中國大小船隻一律停駛。偶有載客

橫渡，日軍阻截，隨意侮辱，或竟戲投河中。船上如載婦女，遭遇更難設想。

在塘沽候船上貨，凡一日夜。水手戒旅客勿得走出太古碼頭範圍，否則日兵捉去，生命必無希望。晨見日艦兩艘自津來，傍「雲南號」而東下入海。碼頭工人低聲告我：「日船所載盡係死屍，想自津浦線運來，去時歡呼高唱，回來嗚呼哀哉，疊羅艙中。」余只見其全船靜默，似是空船，未看出爲滿裝死屍。

於碼頭散步，遇徐旭生先生，共坐樹下一片破蓆，暢論中日戰事。徐先生北方之強，老而彌壯。在北平時聞其搜集廿九軍抗戰史料甚多。是日以史家眼光分析中國抗戰，十分樂觀。聽者勇氣驟增十倍。先生惜才如命，話及亡友白滌洲時，不勝太息。余等十數男女，環坐諦聽。先生有問必答，娓娓不倦，恍如置身北京大學課室中矣。同時有某大學校長某公，施施自船上來，短髭金牙，面目灰黃，對中國抗戰，大不爲然，因其相信日本一切優於我也。羣以此公論調大似潘毓桂，亂以他語，不使終其詞。某女士且面斥之曰：「你是大學校長，民衆導師，不應如此說話。現在不是我們要打日本，是日本打上門來，我們應否還手。」羣和以大笑，某校長竟亦大笑。

九月二日夜十時許，「雲南號」船開離塘沽。三日過煙台，宿威海衛。四日夜傍青島。五日上午八時，船經海關檢驗靠岸。自是長吁一聲，又至我中華國土爲中華民國矣。回憶個人所受屈辱，本不足道。民族所受屈辱，萬不能忍。由青抵濟，決定不返長沙，再度從戎。寄語故都同胞，暫時忍受。我全國人士，我中央政府，絕對能於最短期間驅逐倭寇！

——老向·二十六年九月下旬於濟南近郊——

亂動中的北平

七月二十八日以後的北平，除了電報以外，完全被逼着和現社會隔離了，密不透風，二百萬市民宛如饅首中的肉餡。這裏並沒有外方人想像中的騷動和紛擾，可是糧價提高，謠言百出，自然也是亂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

值得特別報告一聲的是：「市民很鎮靜，」雖然全市治安的維持全賴諸不會使槍的警察，他們抱着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宗旨，已使北平近於無政府狀態了，警察局長即

昔任冀察政委會政務處長之潘毓桂氏，潘氏素習警政，在就任時他當衆宣稱：「諸位若是以爲我是漢奸，諸位辭職我自然不敢挽留，如果不這樣想，那麼請諸位安心作事，我是一概都不更動。」措辭之深刻，一時無兩。

日來陰霾多雨，三伏天氣，本年變化甚大，時冷時熱。北平完全在封鎖中，電報局雖然收了電件，却不敢保證何日拍出，郵政局雖在接收郵件，但也不敢保證何時寄出。每當雷雨之前，多作奇熱，與全市市民之內心，同陷於沉悶憂鬱的空氣裏。

北平的新聞紙因紙荒關係，已然縮小篇幅，同時並將價格提高了。各報內容除本市「官方消息」外，只能有條件地選些南京中央電台廣播的新聞，此外，各方消息都很稀見。三十日，黨方的華北日報即行停刊，三十一日最活躍的北平新報也結束了生命。八月一日中央通信社又關上了鐵門，據說下級職員尙爲捕去數人。同時，日本的華字報紙——新興報又突出了東城的「銷售線」（按，曾一度禁止過）而飛躍全城，報販們大聲喊着：「新興報又出來了。」

前曾爲王芸生先生一度「招魂」的同業們，這時也多醜態畢露，有的是一向對於這

次「事變」一事不提，有的是採用了同盟社訊也不特別標出。公然稱頌着「中國駐屯軍」的功德，只差無顏地改口稱「我國」。某機關報紙且特別喜發號外，以刺激街市上的變亂。

幾天來，城門開閉無時，幾次都未能走出城去，但就難民們的口中可以知道，城外高粱、玉米等秋禾大半全毀，中間伏着的死屍被雨打日晒，已水腫得如小牛，青菜腐爛在地皮上，茄子賤到送人都沒人吃。有些城裏的窮人曾冒險出去販買菜，可是出去後，城門又不開，沒法進城，最後却是遍體鱗傷地從城下的水閘口下爬進城來。「賠了夫人又折兵」他們在茶館中這樣講，「還不是爲得得一條活命！」

戰後第四日記者由廣安門繞道永定門外去視察，自橋下向南苑大道進發時，沿途即發現許多傷兵。蘆溝橋戰時，我們的後方救護組織便嫌太不嚴密，傷兵很是痛苦，何況現在已然根本沒有了「後方」。有些輕傷者還在以手代足地向城方移動，但重傷者，却頹然臥在中途，三日三夜，沒有得到過一點水喝，因爲慈善機關及紅十字會的汽車還不能出城，這些受傷者只能靜靜地，等候着死神的來臨。

我們曾給一些難民們攝影，被攝影者都表示很高興。他們起反感的原因是說：「今生我們已經吃飽了痛苦，你給我們留下影子，難道要我們生生世世永遠不能翻身麼？」特別是一些外國記者用活動電影機向他們拍來拍去，也是最使他們頭痛的一件事。後來，我們又在救濟所中攝影時，則人們都不響了，他們却是在希望以痛苦的影子換來救濟和憫憐。

有汽車的視察者羣看到了傷兵的慘狀，不由得同情心大發，他們把重傷者用繩帶繫在汽車的保險槓上，揣泥板上，或尾部的行李箱中，帶他們回城。這羣受傷者完全是飛機下的犧牲者，傷全在下部，也有的是胸肋處被裂成洞，或頭部已不完整，滿面血污。他們都在追趕或用手示意懇求援助，但汽車中人只好愛莫能助地馳去了。

城內面「官方消息」是不斷地對敵軍表示欽佩，可是南苑邊上逃出來的女人們告訴我，敵軍初到的第一天，便會向「地面上」索要五十個壯年女人。彈冠相慶的新貴們他們作夢也想不到士兵的死亡枕藉和農民大眾的流離與慘苦。

回城後，看到汪精衛講演的全文。此地一般人不願意聽「人與地俱成灰燼，使外人一

無所得」的消極句子，反之是企望政府作事能夠敏捷些地領導着全國人民動員，迅速地未被敵機炸成焦土之先，來一齊把敵人趕出去。在日下，我們城內投降的銀行家們正在申論着戰事非到敵人看着我們被打得可憐，才會終止了打擊。這兩種說法，其實是一樣地懦弱——怕聽口口聲聲的「弱國」。

「敵人給我們的刺激越加深，我們的向心力便越法加強，可是政府怎樣來領導我們呢？」

街談巷議，小市民層，有着與上層相反的意志。勞働者羣更是在擔心會作高麗第二，他們紛紛論着一街上只有一把菜刀的慘痛。「什麼事都是壞在姓張的手裏」他們說：「從古來起，張邦昌，張士貴，張宗昌……」恰好最近又有一位。

八月二日夜裏傳來密令，叫各商戶都把門口釘着的「新生活牌誌」取消，各公寓中，警察好意地來送信：「諸位，把東西該收的收一收。」滿城風雨地說是要逐戶檢查。全城已沒有了國家的旗子，殷汝耕在南池子二十九號私宅裏設「冀東政府駐平辦事處」。新油飾得耀眼的新穎。

青年的苦悶已到極點，有一批人想要徒步去保定，中途被截回來，北平的四周已被封鎖得十分鞏固，一天好像一年一般地過度着，大家見了面第一句話便是「有新消息嗎？」可是，誰也沒有。

各種救護事業只有讓「慈善家」或屠夫們去作，青年人都不能參加了，漢奸環繞在四周，隨時隨地都有失蹤的可能——

大家都在企望着再聽見砲聲。

二十九日早晨，昨夜睡得頗為滿足的人們打開本日的新聞紙，準備來溫習一遍昨天的「歡欣」，可是，最醒目的題目已經換了時局「急轉直下」，宋哲元及北平市長都已離平赴保了。

昨天天黑以後，東城六條東口住的朋友就來電話告我，二十九軍司令部已然在搬家，糟雜却不混亂，似乎是有計劃地向南退走。我們在白天雖然已經曉得這幾個富於刺激性消息很有折扣，可是還不曾料到「急轉直下」得這樣迅速。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那天夜晚所見各方面的情形的確是在興奮中還有忙迫。

據說代委員長張自忠，是親率全市防務，記者在破曉後便環城走了一週，視察換防情形。各城門雖是依然在關閉，可是上面已然沒有一個手持大刀「不失一寸土」的士兵。巡察們正在指揮着拆除麻袋，當記者在攝影時，快嘴者流便紛紛喊着：「又照像了！」可是警察們却一聲不響地連頭都不抬，「今日」與「昨日」宛然是兩個世界。

今天街上最可憐的莫過於前方退下來的「弟兄」，他們從南苑方面退回來千辛萬苦地找到自己的司令部，但司令部裏已經沒有一個自己的人，在大門口便被「擋駕」，自己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機警些的人，就忙找個僻靜處拋了大刀，軍衣脫了，僅穿着裏面的小衣褲在街市上開始作落魄的孤魂。市民們已然沒有人再行另眼相待，雖然和昨天的距離不過只有十二三小時光景。

但由這些落魄的孤魂口中，昨天的血戰依然使聽衆興奮。而飛機的擲彈，却又是使這次南苑失敗的主因。「一二八」戰役時，翁照垣將軍曾說：此次戰役給我一個極大的感觸，當日人的飛機向我們恣意擲彈時，牠們滿天亂飛，得心應手，絲毫無所顧忌，雖然不能彈彈命中，但在精神上給我們以威嚇，在實際上給我們以損害確實極大的。他更加重地說：「滬

戰不是最後的對外戰爭，飛機的效用將來愈大，難道我們將於第一次領受了這樣嚴重痛苦的教訓之後，再以同樣的眼睛，看我們許多無抵抗的大都市和民衆受到第二次的損害麼？

不幸而言中，二次的損害又來了，第二次的「損害」便落在華北的頭上，我們的南苑、廊坊、天津，大半都成了焦土。修麟閣副軍長在南苑統帥着軍官團在抗戰，便是在飛機的轟炸下爲國捐軀；趙登禹師長也是在煙霧瀰漫中失掉了指揮大刀隊的策略，終至於供獻了生命。二十九軍的內幕複雜我們是知道的，可是這次老宋的指揮不靈，却很少有人顧慮到，尤其是多年共事的袍澤，竟然爲着利祿而成爲仇敵，這變化尤其令人不敢想像。

因此，同是招待記者，宋哲元氏竟「本人因火氣上沖，耳鳴殊甚，不能與大家面談」；馮治安主席亦「十七日來，苦心焦思，竟致咯血」，而北平新貴張自忠氏却匆忙得連襪帶都沒繫地於下午二時在市政府就好職，下午三時在政委會又就職聲稱：「深感材幹任重，勝負荷，唯有遵循宋委員長愛護和平，爲地方謀福利之宗旨努力做去。」其得意，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不過，他所統率的三十八師當夜違抗了自己師長的命令，而隨着「老宋」向南

方退去，士兵及下級軍官們誓志抗敵，對於得意的長官，不免是一點美中不足了。

下半年，外城每過相當時候開城一次，使難民進城，只允婦孺，不要孤身男人。四個日軍站在城門邊監視着警察執行職務，男人手中的包裹必須打開檢視，但女人手中的則只按有無武器，即准進來，南城一帶，香廠和彰儀門裏都設立了供給玉米麵粥的收容所，所址的面積和難民人數比起來，真是「一粟」。

在朝陽門上，可以看見通州的煙氣瀰漫。

昨天夜晚，通州一點也不平靜，保安第一總隊在總隊長張慶餘指揮下「反正」了，冀東政府的各縣一致行動，宛如過去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重演，在民族仇恨的怒火燃燒中，我們的士兵先把監視當地的太上皇某敵人領袖消滅後，便開始作着壯烈的流血，這羣東北健兒可以遙向着白山黑水默禱：我們放棄了最後的等待！（按，其中有于學忠舊部。）

殷汝耕本是被擄在軍中，那張之洞的第十三個孫子，前五省保安司令趙二老爺和其他漢奸都是戰戰兢兢地爬在高粱地裏聽着別人血滴在流；一槍打死，緊跟着又是一刀。一陣暴風過去後，又享受了從未吃過的辛苦，到了北平城外，才輾轉打電話，叫了個汽車坐着

進城，他們進城後才知道殷某是在某種諒解下，並未喪失了性命。

最慘酷的是大部冀東保安隊來到北平和二十九軍會合，不料到了城根却受到敵人機關槍的歡迎。二十九日傍晚北平城內又聽到了沉重的砲聲，人心震動，以為是中央軍來到，可以死水揚波，誰想到是這幕悲劇呢？這以後，收復冀東顯然是不會再這麼容易了。

到處是嘆息，到處是憤懣，無線電台天天報告着「日機，日機，華北人民要問「我們的飛機呢？」「我們的國軍呢？」事情到了自己的頭上，才起了真正的感覺，大家的向心力堅強，決非東北事變、熱河事變、上海事變時的漠不關心了。可是——

北平已被團團包圍着，四面已經透不進一點風來。

——魯悅明——

北平末次信

×吾兄：

在平寄信，此恐係最末次矣。並非故作不祥，北平交通斷絕，郵電均甚艱難也。而且日本限宋委員長明日午時演「讓北平」，宋允，則平非我有，不允，則日機必來轟炸。生命失其保障，恐無暇再握管。

在此時，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城外砲聲響得邪火，幾疑不久就會有砲彈落在案前。昨天下午七時，由蘆溝橋附近大井村一帶以四十輛載重汽車運來日兵大批，著我中央軍衣，操十分之四五的國語，衝入我廣安門（彰儀門）不容分說，開槍便打。我軍當然還手，焉肯束手被擒？於是自李闖王攻打過之彰儀門，立即變成戰場。但日軍太不濟事，城外的被打退了二十里；衝進城的一部分，被我軍包圍在善果寺一帶。正待聚而殲之，日人又找陳覺生之流出面說和，謂爲「雙方」出於「誤會」，到今晨一時許，我軍便放開一條生路，把一批俘虜釋走。可是日俘回去不久，城外的砲聲又起，一聲響似一聲，一聲響似一聲，「雙方」又在何處起了「誤會」，尙未擇明。

昨天天津道上的廊坊車站，被日軍炸平了。「雙方」的「誤會」是這樣起的：日本由天津來了大批軍隊，一下車就要咱們的二十八師給他們騰營房。意思就是「你走開，我來

住。」我軍立刻電知天津市長張自忠，因為這駐軍是屬於他指揮的。張市長回電曰：「無論如何，不准衝突。」我軍奉令，只好是讓房了。咱們一邊騰房，日軍一邊包圍，眼看我軍成了「甕中之鱉」，士兵們一齊大怒，向一放長號：「請讓我們先破日本人的腦袋回來再請你破我們的腦袋！我們是幹嗎的呀？我們是守土的軍人！」說罷，一個個便衝出去了。於是「雙方」起了很大的「誤會。」

宋委員長哲元自十九日回平後，即努力和平。各要口、各僻巷的沙袋已經撤除淨盡，各劇院各電影場均奉令恢復夜場。戒嚴無形中取消了，電車也恢復原狀，不是晚出早歸了。最足以表示太平景象的是平漢路都通車了，雖然只能在白天通行蘆溝橋，雖然車頭上有人扛一面大旗上書「客車」二字，雖然日軍在路的兩旁監着，然而到底是通車了。但是，昨天下午，我因去郵局送信，一看情形不大如報紙上所說的那麼太平，軍用汽車不斷的在馬路上馳騁，天久不雨，灰塵很大，路上行人很少，也許因為天熱的關係，都是無精打彩的。誰知到了晚上，各路口的沙袋又立刻現裝現擺，宋委員長所抱的「和平宗旨」終難達到。

我僻處在一條陋巷裏，雖然有「君子居之」，仍不免其陋。鼓昏時候，只是有些賣炸豆

厲的，賣硬面餛飩的，賣豬頭肉的，晚報的叫賣來得頗晚。昨天晚上，與何公在院中歇涼，街上的小販一個也沒有，城外的砲聲，聽得甚清，不禁與何容曰：「今晚有異。」直至九時，仍無晚報聲，何公亦曰：「今晚有異。」今晨始知昨晚緊急戒嚴，日軍正轟炸我廣安門。

這幾天，我們顯然又中了敵人之計。他以砲火把我們全國的視線集中在蘆溝橋，然後從從容容的調遣大軍。等我們都認爲這是局部衝突了，他便把蘆溝橋放鬆一步，冀以衝過吾人五分鐘之熱陣。平漢路的勉強通車，馮治安守蘆溝橋的軍隊與趙登禹的「自動」調防，淺見之流，認爲「和平」可期，日本見諒，殊不知日本軍人業已騎虎，日本國民已經被拉到毀滅之途，不到黃河不死心，萬難懸崖勒馬，然而北平郊外之戰，或是華北之戰，仍非全部察北綏邊，以及沿江沿海各埠，都會如今日之平郊。吾人真到了放開眼光，沈着應戰之時！

寫至此，心跳得厲害，並非害怕，是興奮。我得到街上去看看了再見，不，下午再談。

街上的情形，有些淒涼。滿街上的無線電收音機，向來嘈雜不堪的，今天誰家也沒收音，怪寂靜的。各要路口的沙袋圍內，都站着我們的武士，目光炯炯，不住的在搜索敵人。商家除了彰儀門大街一帶，都照常開門，只是顧客不多，老闆們多坐在長凳上，搖着芭蕉葉打盹。我

路過中央電影院，門口只有一塊廣告牌，大門都關着。和平門宣武門都關得緊的，門外下午一時就戒嚴了。路上行人所談的不外昨晚和今晨的砲聲。大體上說來，市民算是極鎮靜，這是五六年來日本軍隊及飛機的訓練成績。市民不慌，於當局的維持治安，當有好處。

一個朋友談：各大學本年招生，未免太不成樣兒，百分之八十的考生均已各回原籍，困在公寓中的，也懶洋洋的，不知道怎麼好。師範大學還有兩天就報名截止了，報考的還不到三百人。這些有學而不能上的青年們，應該感謝我們最親善的友邦吧！

市政府下午不辦公。我到財政局去訪友，胖大忽的一個門房，正赤背當門，揮汗搖扇，見了人毫無禮貌，仍與舊式衙門的門官一樣可憎。在這個時候，還歇暑，作官的到底是作官的呀！

西單牌樓的沙袋壘，遠不及上次築得像樣兒。上次高也盈丈，今則不過三尺。急就章，總不行。

各大學教授們都一致的反對「平安城」。這個名詞怪新鮮，大約是幾個慈悲家或漢奸與準漢奸們創出來的，要把北平劃為共管區，美其名曰保存文化。殊不知友邦對於北平

要獨管，豈肯要你共管？我以為我們應有改全世界為平安城的宏願，但決不是向日本屈膝所能得到！

街上難民都到收容所去了，只有在極濃的樹蔭下，還不難找到幾個。說到這兒，真不能不希望全國人士一齊動員，來拯救災民。戰事範圍日大，災民日多，決不是幾個慈善機關所能照顧。宛平縣三千難民，三日施米一次需兩萬斤。願全國人士速起「同赴國難」！

據說在咱們的平津公路上，完全被日本的軍用車使用着。有的車上載着許多漢奸穿日本軍服，大約這都是殷汝耕的部下了。有的却載着皮人，也穿着軍衣，嗚呼！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又據難民說，日軍到處拉夫，作工完畢，夫役便被活埋。想起天津的浮屍來，令人髮指。

在這呼吸存亡之時，北平的廣濟寺建醮，超度盧溝橋陣亡將士，南京主教于斌也訓令教友及信友懇切祈禱和平。但和尙到底落伍了，「誦經完畢，」便認為「功德圓滿。」教友却準備「在政府統一指揮之下，奮勇抗戰。」

閱今日晚報，知宋委員長決不接受任何無理條件，換言之，準備抗戰。太陽將落日機無

數的在平市上空示威。我們深願宋委員長業已出城指揮。

與何公商議間道付保投軍，不知能否成行也。明天是否被炸，只有明天才知道。聽城外又有日軍向我「誤會」

弟向·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晚九時

——老向——

古城最後的一瞥

編者按：天津淪陷後，許多朋友連家信都盼不到，更無論文稿了。然而昨天我們竟收到了這樣一封打了北平印戳的信，是八月三號發出的，按日子和路線計算，這封可貴的信一定會旅行了一片爲敵人砲火轟炸成灰的地方也許還經過幾個漢奸「檢查員」的手，但它居然原封寄到這裏了。望了這水漬的封皮，我們撫摸它，珍惜它，同時也替那位作者担心了，想想王公敢先生在津的遭際，這担心也並非神經過敏。

一時局擴闊之前日

在密雲不雨的時局中，鴨蛋黃飛機撒下了雪片似的傳單，上面寫着「脫離兇狠的二十九軍，斷絕他們後方，是華北老百姓們一致的希望，並且最少限度的義務！」這種非中國文的句子，足以表示時局已到最後關頭，不久就要展開。

果然，七月二十七日晚二十九軍宋哲元便發出表明「態度」的電報。這裏面是把「經過事實，掬誠奉聞」他簡明地報告七月七日夜，日軍突向我蘆溝橋駐軍襲擊，我軍守土有責，不得不正當防禦，十一日雙方協議撤兵恢復和平，不料於二十一日砲擊我宛平縣城及長辛店駐軍，於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駐軍猛烈攻擊，繼以飛機大砲肆行轟炸，於二十六日晚又襲擊我廣安門駐軍，二十七日早三時，又圍攻我通縣駐軍，進逼北平。遲延復遲延，蘆溝橋事變後的第二十一日，守土的領袖，才知道「國家存亡，千鈞一髮」才聲稱「盡力防禦」。

在這「態度」表明的一日，（當日市民並不知道，）古城的空氣，已有相當嚴重。早晨，北寧平漢兩站徘徊着不少「行不得也」的旅客，該日客貨車已完全不通，平津平保平京，

各長途電話之各路線均中斷。城門及各衝要路口，又將前撤去的沙袋恢復舊觀，清潔夫們這天大忙碌，多少麻袋中都裝滿垃圾作沙堆，西單東單，西四東四，都有了武裝的士兵，在各城門口，還有許多兄弟換穿了警察的衣裳，在加緊警備着。城門除前門外，多未開啓，特別是地當要衝的廣安門及宣武門外，在下午一時許的微陰中竟宣佈戒嚴。

過去北京政府時代稱爲太上政府的「東交民巷」也在戒備森嚴，呈戰時狀態，各自劃分地界，由各國兵營派人把守。我巡視一週，見東口係由美兵把守，西口由法兵把守，中間由意兵巡邏，御河橋西爲英兵把守，台基廠則由日兵把守。這羣黃種弟兄以有戰意之眼神注視我通過，顯出此同文同種間之鴻溝日趨深沉。旭日旗在黯雲中，微微舒展，兩國之未來關係實在飄忽與盪漾之中。

到崇文門大街，這一帶有國際性的商店，各把富於保護色的旗幟懸掛出來，五顏六色，宛如國旗展覽，偶然過一兩個白色僑民，也都匆匆即行消滅，聽說使館已有命令發出，叫僑民集中使館。

薄暮時，天微雨，各方築砂工程多在進行，二十九軍之刀影在陰影中閃爍，晚報上之大

標題爲

「最後關頭之今朝！」

二 一天的歡欣

二十八日晨，天沒亮，砲聲已逼近北平，隆隆聲中佐以輕機關槍聲，鐵鳥亦在空中開始盤旋，全市開始作着輕微的亂動，這是蘆溝橋事變後，市民首次受到最大的刺激。人心惶慌中，「號外」滿街飛，老宋的態度很顯明，失掉了幽閒的人們，曉得今後是要準備着來打發一些緊張的日子了。

號外滿街飛，捷音頻頻，甚至廣播電台也隨時以鄭重聲音報告着「本台確訊：豐台及廊坊已經克復。」下午，我又在北京大學的狂歡人叢中，聽到「通州又被我們克復了。」到處所見，都是一幅笑臉。

在喜揚揚地氛圍裏，我懷着興奮的心情踏遍全市。神聖的民族戰爭的「勝利」是發生了預企不到的波瀾。沒有一個警察能夠安然地立在崗位上，四周包圍着人羣，大家說說笑笑，沒有了隔閡。爲了工事，米店也不曾有絲毫苛吝，便欣然地交出麻袋。當街的牆上，重疊

地貼着號外，讓大家喜歡一下，「中國也有了翻身的日子了。」

王府井大街沒有了繁華，便衣隊的二度驚惶過後，伴着我的孤影在漫步的只有一些小傳單在翻滾。環繞着東交民巷的大街上都掘着丈深的溝是預備某國人若是從東交民巷的兵營裏衝出來，我們沙堆的武士隨時隨地都能給他們以當頭棒。

通過東單牌樓時，新鋪了沙的馬路中的日兵營在靜寂中，僅見堡壘的梁口後，有些人影這時突有一駕怪飛機從南天飛來，繞城數遭之後，竟在東交民巷的上空翱翔起來，市民大半疑心這是南京派來的鐵鳥，可是這鐵鳥竟低飛到日兵兵營投下了一個並不爆炸的鐵筒便走了。

前門的三座大門，只開着最西面的一扇，那一帶的行人路上很擁擠，這裏沒有一家商店在營業，沒有一家的人們關在家裏。人叢中有幾個西方同業正在拍照，名記者 Snow 也攜着一位穿夏布大衫的隨從在內。我很豔羨他們特有的自由，方才在西單大街，爲了拍照曾受了一度拘留，不由得感到異國人超於本國人的優越和特殊。

城外，一路上都能遇到換防回來，零星走着的弟兄。醬色的臉，混着泥的軍服，表示他們

是在如何的浴血戰中供獻了全副精力。各外城的城門口，都有大批慰勞人，市民貢獻西瓜，學生們有慰勞團在唱歌、鼓掌。我們士兵全不會習慣於這樣的待遇。他們忸怩着，但又是很興奮地報告着前方戰況。

「前方那能看得見人，誰也看不見誰，敵人方面的砲火真足，飛機又老是在下蛋，漫天都是摸不着邊兒的煙，個個都成了睜眼睛子……」

二十九軍自己承認了自己的大刀片在這種場合下失了效用。

市民對於軍隊的親切，到了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問路時，人們爭着帶路，疲倦得走不動時便有人替他們僱車。在中山公園前，有人不單替他們僱上車，還一壁向他們作揖致敬。這兩個士兵慘笑的告人說：「一連人就剩了我們倆——」有些年紀在半百以上的人們還能追憶着庚子時代的投降姿態，他們頻頻說「到底民氣不同了！」

同時，六國飯店、利通飯店、華安飯店在保護旗下，宣告客滿，擁擠到一部份人只能在鐵柵門裏的小院子裏，坐在自己的包裹上聽砲聲，可是也不時地傳來樓上的馬將牌聲作伴奏。西城法國教堂裏的營業也極好，房價每小間日需三十元，走廊一般，也要十五元，有資產

甘心忍受虐待。

近晚，砲聲逼進城根，越聽越近，但人心都想着「勝利」，依然不會感到什麼恐懼，一個黃包車夫很自信地告訴我——

「這就是我們的砲，一砲打死一百小日本！」

——魯悅明·八月二日於北平——

從宛平到長辛店

七月，廿五日。一〇五度的天氣里。

從八日以後戰爭的氣氛，在各地一天比一天沉重起來了——像一場暴風雨前堆積在天上的浮雲。使每一個人都感到與平日不相同的緊張。當這兩天和平的白旗，由砲火下的宛平城上展招出來的時候。平漢鐵路的车軌，又修理好了，通行了。乘客非常的多。就在早晨，預兆着大熱的煩燥中，我們一行——五個人，出發到長辛店去了。

長辛店在蘆溝橋南的六七里。

因為日本兵佔據了蘆溝橋車站東南，大瓦窯村一帶高地。爲了安全，所以要到長辛店下車再往回拐。

鐵路兩旁，豐茂的高粱、玉蜀黍，在日光下生長着……

敵人的步哨藉着一束草，一顆樹的掩蔽，一直伸長到鐵路邊沿上。在那慘酷無理性的砲火的轟炸聲中，全暴露了他們——侵略者的獸性。憤怒使眼睛矇矓着。在那掩蔽物下，我看見的是一隻隻的狼。憤怒會使我的眼睛永遠矇矓嗎？

車過大井村，在那豐饒的田野間就發現了草黃色的點子。

有的三五聚在一堆。有的打了赤膊，睡在樹陰涼下。他們的戰馬，拴在我們的籬牆上，他們的槍架在我們的草地上，他們的刺刀上染了我們同胞的血，鐵鞋踏着屍骨。他們還一鍬一鍬掘着我們肥沃黑油油的土壤，壘起戰壕……

同行的李，把眼睛瞪得那麼圓，憤憤的說：

「等着吧！有一天……」

有一天——怎麼樣？這我們心里是清清楚楚的。「最後關頭！敵人的槍彈，已經落在我們的頭上，咬咬牙吧……小夥子們！勝利不見得就是他們的，屠殺難到就讓他們屠殺嗎？沒那麼容易……」突然，一個鐵路員工模樣的人，打個招呼說：

「靜一點——耳朵多着呢！」

由他那老練的嘴角帶着一種艱苦的，無聲的喟息。大家相互會意的，在一瞥之下閉着嘴——是的，我們在等候那一天，把血流到火線上去。我們需要在一種整齊的步伐下，往前走。是的那一天已經不遠了。陰霾的雲這樣告我們說了，汗流着。我望着那熟諳的大地的綠色。

一隻鷹，在上空打着盤旋。在嚴肅而憤慨的心情下，我知道我們的腳，已經踏上「戰地。」幾天前，在這兒農民們還磨擦着胼胝的手指，欣快的望着豐富的禾稼。覺得半年的汗水，在那上面得到了救護。可是在一天……砲彈聲驚破了他們的希望。跟着來的卻是敵人的屠殺——他們有尖銳的刺刀，會把殺戮當做玩笑。在那些殘酷的寬手掌下六十歲的老太婆，也無顏活在人世上。她們自縊在自家的門環上。含了永恆的悲憤與苦痛，想些苦痛只

有留給她兒子孫子……去討回來。她們靈魂上的血漬將永遠洗滌不靜。我想：「只要有把鋤頭在——哼！」一個頭上纏了白帕，剛才曾經哭訴「大概一家全完了」的漢子，這也會巴望着外面，眼眶中充滿了淚。

家在那裏。爹，娘，妻子，在那裏。祖先的骨殖在那裏……誰想過，一隻黑手會毀掉了一切。只要有那一把土呵，現在呢！他媽媽的還有什麼！

（看！）車到蘆溝橋了。

由東窗上望着那沙崗子頭一堆掩蔽物下敵人突出的砲口——那砲口正對宛宛平縣城。立刻，一股激烈的燃燒，由胸頭沖上來。車行得那樣遲緩。清清楚楚你可以看見兩個草黃色的小鬼在那高崗上，舉着望遠鏡在往這面尋視——彷彿是高據在上面的法官來檢明犯人的正身。就在這可憐的窄迫下，車慢慢爬上鐵橋。永定河的水，以一種怒焰般的濁黃色，在橋下奔流着。爬過鐵橋，就是我們的陣地了。在那兒站着我們激怒興奮的高亢的唱着，預備把熱血洒在祖國土地上的戰士。他們腰間的子彈射完還有背後一把大刀，兩隻拳頭。隔了河岸，望着敵人的蹤跡眼睛紅了……整日，整夜，風從原野上吹着我們。當我們看見他

們，我們的手，由車窗上伸出來了，招着……

——劉白羽——

血戰海光寺

在子牙河畔的一隻小船上我遇到一位軍官，他是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張自忠部下的一位營長，在天津作戰，他一營兵士都傷亡盡了，他自己也受了傷，正要坐着船到後方醫院去靜養，他的左腿已經折斷了，現在仍不能行走，祇可以坐在船面上，向岸頭作工事的人們眺望。

他興高采烈地爲我們講述津戰的經過，有時熱淚滿眶，不住地嘆息，有時髮指眦裂，以拳打船板，表示他的憤恨。最後他說：「我一營弟兄犧牲了，我也殘廢了，軍人的責任也算盡了，可惜我們的犧牲無代價。」他靜靜的落下淚來，他的簡單而有力的話，使我們也受到無限的感動。

「我們是駐在良王莊車站附近的，在蘆溝橋事變之後，我們大家便起了誓，誰也不作漢奸。在二十八日下午四時，我們接到出發天津的命令了，全營兵士連一口水也沒有喝，便上汽車，在金鋼橋畔下車增援攻擊日本租界的保安隊。我們本來又餓又渴又熱的，應當休息一下，再上火線，但我們的兵士聽說打日本鬼子，一個個都精神百倍。忘記了一切，當我們整隊由日租界開進的時候，馬路兩旁的老百姓，都鼓掌歡迎，有許多人爲我們送汽水，送點心，兵士都一面走一面吃，民衆這一個鼓勵，無異給我們打了一針嗎啡，作戰的勇氣更加增高了。」

「當我帶着一連預備隊在一條小巷子裏等候衝鋒的時候，全胡同的人家都出來給我們送茶送水，有四位老太太看見我渾身大汗，都用扇子在我身邊用力的扇，這種熱情，使我感動得流淚。當我們的傷兵退下來的時候，都有老百姓兩三人攜扶着向後送，有些婦女和小孩子，便跟在傷兵後面，用扇子驅逐傷口上的蒼蠅，我自有生以來，被別人這樣敬愛，還是第一次。因爲我自幼便是個孤兒。」

「日租租旭街的日本兵，被我們打退之後，我便帶着全營繞到八里台去攻擊海光寺」

的日本兵營。我們由於他兵的掩護和利用民房的遮蔽，進到與日本兵營相距僅三百米突的地方，我命令第一連向前衝鋒，在日本兵的頭道防線上發生了白刃戰，佔領了日本兵的陣地，但因為他們的火力太强了，所以我的第一連，在攻擊他第二道防禦工事時，便全連犧牲了！第二連繼續上去，終竟佔領了他們第二道防禦線。我命令我帶領的不足兩連人一齊射擊集中火力，遮斷了日本兵營大門外的交通。這時若再有一營預備隊便可以衝進日本兵營，殺他個痛快。但當我打電話給團長報告時，他却命令我守住已佔領之陣地，等待援兵。

「援兵是久等不到，而花欄樓上的敵人却加強了火力。向我們射擊，我眼看着，弟兄們一個個地傷亡了，我方的火力，也漸漸地減弱了，後來掩護我們的砲兵也停止了射擊，把我們陷入了絕地，在前面的弟兄也遇回來了，這時全營四百多名弟兄，已經傷亡了三分之二，僅僅剩下一百名左右，這時後退的命令便來了，我接到命令，手也抖了，眼淚也禁不住的流下來了。我們的弟兄也都哭不成聲，『我們眼看著就衝進敵人的大本營，我們爲什麼要退却呢？』弟兄們都不肯向後撤退，情願死在火線上。」

「軍人是以服從爲天職的，何況全部退却，只我們百多名人也是無用的，所以我便率領着弟兄們向後退，這時我們完全被敵人所控制了，我們後退時沒有掩護部隊，所以在脫離敵人之後，我們的弟兄便傷亡盡了，我也受了傷。」

「受傷後爬了一段路轉入一條小胡同，被老百姓發現了，他們將我抬到屋裏，給我開水喝，一位青年婦人在急忙中將她自己的綢大褂的前襟裂下來，爲我裹傷，後來因爲怕日本兵搜索，將我的軍裝卸下，用門板抬着我送到楊柳青，現在坐在船尾上的一位，就是爲我裹傷的少婦丈夫，他情願送我到後方醫去。」

最後，這位軍官向我們詢問各方面的戰事情況，我都一一爲他說明了，他聽到淞滬勝利消息，便喜歡的了不得。他肯定地說：「先生，我認定中國是不會亡國的！」我們大家都點頭贊同，他忽然很興奮地說：「祇要不作亡國奴，我自己殘廢了有什麼關係！」

在談話中，他除告訴了我們他自己的作戰經過外，還告訴我許多平津戰爭期間的史料。

在月光下，我們和這位受傷的軍官揮別，走向小店去。

南開大學被焚記

蘆溝橋抗戰爆發後幾天間，全國國防最前線的天津仍然瀰漫在「和平」「親善」的氛圍裏。上層的漢奸，下層的走狗都公開的出來活動；暗殺抗日份子，逮捕前進記者，當然也更嚴厲的壓制與撲滅學生的一切救國運動。這樣，天津的中等學校相繼的驅逐了留校學生，封閉了學校大門。當時，只有日本與漢奸眼中釘的「南開大學」依然住着許多學生，並且學生與學校當局還密切的合作，進行有效的救國工作，這自然被日本侵略者視為「排日集中點」了。於是，捕殺南大學生的事件便相繼的發生了。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日本漢奸密探隨同警察局人員，冒充新聞記者，圖架南大學生會某職員，無奈留校學生羣起採取「自衛行動」，密探等乃被迫逸去。次日，又有南大商學院三年級實習生一名秘密被架走，前天，才從大沽口發現他遍體鱗傷的屍體。到了二十三日，天津警察局某局長，奉

了日本軍部的「聖旨」命令「南大全體學生立即離校，否則日人將自由行動。」這樣的威脅把我們南大同學的團體暫時離散了，分化了。同學們都陸陸續續的啓程回里或下鄉農村服務去。只剩下六七位無家可歸的亡省奴，偷偷的從宿舍搬到秀山堂的地下層居住。

是在二十八日早上二點鐘的時光，遠方隱隱約約的傳來了槍砲聲：「轟，拍拍！」「拍拍，轟！」很敏感的，我們都驚醒了，地下層黑洞洞地沒有一絲燈光。陰沈、潤溼與壓悶，愈發使我們覺得四圍的寒涼與淒慘。大家起了床，招呼一聲，便躡手躡足的上了秀山堂的屋頂洋台，廣闊的洋台，只是漆黑一團，連四周的欄杆也看不見影子。天空上，閃耀着幾顆星兒，算是這悲慘黑夜的唯一點綴了。我們往東邊望去：紅一下，白一下的砲火都反映在東方的天際，機槍聲沒有隔斷一分鐘的響着，大砲聲也有序的二分鐘一次。依我們的推測，大概是國軍進攻東局子飛機場與東車站了。一會兒，校工來報告，說津北的日軍已全部退入日租界，國軍正在追擊中，我們興奮與歡躍得跳起來，一位同學竟開口唱義勇軍進行曲了，一唱百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歌聲頓時突破了死寂圍。爲了要打聽正確的消息，我們決定下樓，預備出校了。

大中路的常春樹「蕭蕭殺殺」的被風刮得嘯叫，水溝裏的青蛙還是「革革革革」的鬧個不休，簇簇的冬青使勁的左右擺動，像有人躲在裏面蠕行。我們壯一壯胆，沿着路燈杆子溜過了這條路，就在大門口的橋頭，停着了脚。忽然，從南邊傳來了脚步的雜沓聲，愈來愈緊，愈來愈響，連刀鞘相擦與水壺相撞的聲音也聽到了。我們伏下了身，平臥在橋梁上，心頭老是怦怦的跳動，血脈也加速的迴流，然而精神是夠興奮的呢。依我們的猜想，這一定是國軍來偷襲日租界南翼了。果然，五百餘名黃色健兒（河北保安隊）挾着長槍，上着刺刀，急步的往海光寺跑去。不念分鐘，槍聲響了。排槍、機槍、步槍的聲響齊作，可就沒有砲聲。槍聲由疏而密，愈密愈響，到後來，幾乎連半秒鐘的停歇也沒有。槍口的火光聯珠的、成團的、聚塊的都一一的在我們的眼簾前閃現，民族自救的烽火燃遍着敵人的窩巢了。

在一小時的搏戰後，槍聲疏少了，可是射發點似乎離我們愈來愈近的。我們正在懷疑着，猜懼着，一個黃衣傳令兵忽然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他氣喘喘吐出了一句：「奶奶的……兵少要退……團長叫……你們跑……操奶奶……完了。」一轉身，他回頭就跑了，連他的外貌我們都沒有看清楚。一驚慌，我們馬上下了橋梁，使勁的往校裏跑，找到了留校的教職

員與校役，雇到三艘大木船，上了船，從後門的小河，我們便向西駛去了。黃濁的河水泛起了嘔人的臭氣，子夜的冷風吹得我們戰慄發抖。槍聲已經聽不到了，火光也看不見了。四周是異常的沉寂與陰暗，只有遼遠的東方天際，隱現着一片模糊的灰白色，好像黎明將要到了。我們航行了十里許，到了某一小村，在那裏，停歇了好幾個鐘頭。

大約早上九時，我們選了幾個「勇敢者」乘一小船，冒險返校。上了岸，踏進了校境，我們還非常的恐懼，像前哨的偵探一樣，我們東顧西盼的防着敵人伏兵的襲擊，似乎校內已經佈滿了敵人了。到底，「懼怕」是無爲，「猜疑」也是多餘。我們一夥人大胆的在校內巡視一週：男女宿舍、科學館、百樹村、圖書館等都與以前一樣的沒有變動，大門口的鐵絲網也仍然堵塞着沒有搬遷。可是，駐校的衛警不見了，大概他們隨保安隊溜跑了。四圍死寂得沒有一點鬧聲，好像這是暴風雨前夜的特有現象呀！

是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鐘光景。

「轟」

這一巨聲把我們都驚駭了，秀山堂的玻璃「格格」的被震得很響。我們正把頭往窗
口外伸：

「火！」

這意外的流彈把我們嚇得把頭馬上縮回來。

「轟！轟！」

一聲聲的砲彈繼連都從海光寺向我們這邊飛來，有的跨過了我們的屋頂，有的還打
不到我們這邊。

「一砲，二砲，三砲……二十砲，二十一砲……三十砲，」我們倒這樣閒逸地數着，似乎
忘記了這些都是正在向我們轟擊的砲彈咧！

門口闖進來一位校工，嘴唇已經嚇得發青，手足戰抖得像發癱瘓病一樣，他迫促慌忙
的抖出一句話：

「怎麼辦呢……先生，大砲都往我們八里台子這兒打呀！」

這句話實在把我們提醒了，我們決不能坐在這裏等死，只要敵人砲彈稍微準確一點，

我們即刻有火葬在秀山堂的底下的可能，而這樣的火葬與犧牲，似乎是太不值得，太無爲的。經過臨時緊急的議決，我們決定冒險從後門逃出火線。

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我們剛一跨出門檻，三尺前，忽然落下一個炸彈，倏倖還沒有炸開，這却把我們嚇回屋了，脈膊乒乓的跳得更厲害。第二次我們又冒險走出去，才走了幾步，前面一個炸彈轟然爆炸了，我們又慌忙逃回來，這樣出出入入我們一直弄到四點鐘。砲彈的距離越來越近，砲聲也愈來愈響，如此情況，實在不容我們再行等待的。總算還有勇氣，我們拍拍胸，緊緊拳，一鼓勇氣直奔到後門，急忙上了小船，砲聲像生了眼睛一樣，老是跟着我們弄「盤扭」，直向我們追逼來，一顆顆越逼越近，有一顆竟恰巧在小船靠近的河岸上，猛烈的爆炸了。我們一夥中某一位職員嚇得跌在小溝裏，「咕咕咕」的喝了好幾口黃泥水。有一位同學也使勁的往船艙底下鑽，又一位拚命拿草席往頭上蓋，好像草席是可以擋得住砲彈一樣。

小船離校航行只五分鐘，一顆砲彈擊中了秀山堂的樓頂，轟然一聲，一團團黑煙從樓頂衝出來，熊熊的火光也跟着冒上來。在我們的眼前，秀山堂的影子逐漸逐漸黯淡、模糊、消

失了「完了！」我們嘆息。小船上每個伙伴，眼角掛着辛酸的淚珠，眼皮圈圈泛紅，遙望那三十年來南開校長、教職員、學生們努力結晶的秀山堂的所在，現在只冒着團團憤怒的火了。我們到達了天津的英租界，敵人的飛機已經出動轟炸南大了。圖書館經濟研究所，芝琴樓（女生宿舍），都相繼的中彈起火，一直到傍晚，八里台的煙火還旺盛燃燒着。啊！天津，全中國同胞都遙望這煙火而憤激呀！

第二天，一百頭野蠻的敵人騎兵，帶着煤油與鐵錘等破壞工具，衝進南大。所有科學館（思源堂），男生第一二宿舍，教員新舊宿舍（百樹村），電機工廠，木齋圖書館，幼稚園等學校的建築物全然被焚燬了。這是「中日文化提攜」嗎？這是「宣揚文明」嗎？這是大亞細亞黃色民族的「親善」嗎？

你們還來談卑鄙的「睦鄰」嗎？

現在，假使我們站在天津租界的高處往八里台望去：「水木南開」已經只剩有「枯木焦土」四百多畝的校址上也只是瓦礫一堆。在那廢墟上，秀山堂的水泥鋼骨還巍峨的峙立着，似乎這便是我們卓越堅忍精神的象徵。前日，張伯苓校長發表談話說：

「敵人只能毀掉了我們的物質，毀不了我們南開的精神！」

這句話可以說代表了我們南開全體師生與校友的一般懷抱與態度。我們深深的了解：「恢復南開」與「收復失地」這兩口號這完全一致的，同一過程的。我們希望在一「明天」能在八里台重行「埋頭苦幹」，同樣的，更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在瀋陽高舉民族獨立解放勝利的大旗！

——慧珠·八月十五日追記——

鐵蹄下的天津

像午夜中爆發了的一顆炸彈似的，七月三十日，天津失陷的消息傳來，我被怔住了！

天津是我的故鄉，二年前，友人在上海爲我謀到了一個職業，因此我即奔波到了上海。那時，當我離別故鄉和家人的這一天晚上，正是元宵節，還下了很大的雪。

新搬來同居的鄰人站在門口呆望着我們的離情。

老年的慈母傷感地叮嚀着我：「霞兒！自從你出生以來，這二十年中，你是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的；而現在，你一個人去了，一切要自己留心啊！」

弟弟在旁邊哭了起來，他在說：「姐姐！你早點回來！」

當時，我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自己也實在不願離開年老的慈母和尙在稚齡的弟弟。然而，爲了生活的驅使，又怎能不走呢？硬着心腸，我終於走了。

馬路，屋脊——完全堆在雪裏了。我的呼吸像一團團的白煙從嘴邊吹散着，我凍得抖索起來，回味起剛才的離情，我不禁淌下幾滴眼淚。

一別二年，天津時時在我的縈想中，母親和弟弟也時時在我縈想中。

現在，當天津失陷的消息傳來以後，已經四十九天了。在這四十九天中，我爲了苦思家人，幾乎每晚都不能入夢；而音書久隔，消息終杳天津，我的母親和弟弟，現在是怎樣了啊！

今天，出乎意料之外地，二年前站在門口呆望着我離去的那位同居的鄰人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了；而我的母親和弟弟，便由他的照顧，逃到了上海來。我是怎樣地悲喜交集啊！我們的一家固然是幸而團聚了，天津呢？天津的無依無靠的同胞呢？在敵人的鐵蹄之下，他

們是遭遇了怎樣的可哀的命運啊！

晚上，我就和這位鄰居談了很久。在失陷後的天津，他曾和我的母親及弟弟，一同匿居了三十多天。在這悲慘與恐怖的三十多天中，他受到了莫名的刺激，而這刺激，終於使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於是，他想盡了方法，伴同了我的母親和弟弟到上海來尋我。

失了故鄉的人聽了他的詳述今日的天津的情況，我不能不痛哭了。

日軍佔領了天津後，經常在四鄉實彈打靶，街道上更到處演習巷戰；且在所謂臨時戒嚴中，搜查行人，攀登民房，擅入民居搜查，更是司空見慣的事。他們對於我們的同胞，常橫加逮捕，隨意槍殺；所以天津市居民沒有一天不在死亡線上過着戰戰兢兢的生活。而後來，日軍爲了從事軍事建築起見，更四處拉民夫，迫使勞役；每天被拉去的總有四五百人，待遇之壞，自不必談，非但不給工資，而且每天的午飯也都得由自己家裏送去。自然，他們的生活是無法維持的，因此，自殺的很多。

僞市政府裏面已聘請了日本顧問，操縱着一切行政；所謂市長，只是日人的傀儡而已。日顧問的「德政」就是強迫中國人民承認「中國應該亡國的」，「日本是偉大的」。

「中國的人民必須學日本人的一切。」日本人和漢奸們，正用盡了心計來破壞我國人民原有的組織，更努力防止我國人民反抗的宣傳。在日軍佔據天津的六天後，不知是誰打死了一個日本人，而日軍和漢奸們便都奉了偽市政府的命令「嚴破兇手」，結果，兇手沒有拿到，而天津的人民則無端被殺了幾百個。

小學教科書的被迫修改，是大家都已經知道了的事實。現在所用的一套教科書，是所謂「滿洲中日文化協會」編印的，天津所有的小學一律強迫採用。此外，各學校商家均被強迫訂閱「大同報」（偽滿機關報），關東報，冀東日報，每商家至少定一份，每月一元五角。中學以上的學生，則都被強迫學習日文，每個學校均須聘日文教員一位，（這一位教員由偽市政府代為聘請，）而這一位日文教員在每天上課前必召集學生「訓話」一次，說些「日本如何援助冀東」「中日合作大家有福共享」「中國人民不好，合該由日本人來管理」等等的荒謬的說話。但是，在日軍的淫威之下，天津的學生也只有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

提起日人毒化華北的政策，只要是住過天津，到過日租界觀光的人，大概都已早明白

的了。不過，現在所見的比過去更變本加厲。日鮮浪人已在全國各地到處開設着「洋行」，販賣白面和海洛因；每天因打嗎啡針而致死的，不下數十人。此外他們又到處設立賭局，花會，以吸收中國人民膏血；那些爲了生計所迫而欲求僥倖於一時者就因此而走頭無路了。

日鮮浪人的橫暴與漢奸的仗勢凌人，更使人痛恨。日鮮浪人到處可以隨意打罵中國人，強佔中國人的財產，掠奪中國的婦女；就是一班漢奸，也都是靠着浪人的勢力，到處造謠敲詐；下列的事實實令人髮指：（一）有某市民，吸白面，欠「洋行」帳目，「洋行主人」堅欲將其妻子作抵押品；其妻不允，日鮮浪人乃將其妻強行架去。（二）「洋行」出賃槍械給漢奸去行劫，漢奸又將劫來的財貨婦女，抵押給「洋行」。（三）日鮮浪人在商店購物，例不給錢。（四）某家僕人偶不注意，在街頭罵了一聲「漢奸」，其旁即有一人往訴於日人，結果當街被打軍棍一百。（五）漢奸所組織的鋼鐵隊，共有二百餘人，專門以敲詐爲事，稍不遂意，即捉送日本衙門，用非刑敲打，逼交金銀自贖。

以上的事，我敢向讀者負責報告，都是真實的情形，現在天津的人民，都在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之下勉強生存着，他們正企待着一個急迫的解救。雖然他們已經聽不到這邊的消

息了然而他們總相信我們是不會忘記他們的。

全國的同胞們，你們將怎樣地去救助天津的人民呢？

——錢錦夏——

陷落後的北平

北平的人心雖鎮靜，但政局却十分緊張，代委員長張自忠氏，首將離平的八個委員開了缺，另選了八員「新貴」遞補。以不干政爲名的地方維持會成立了，推元老江朝宗氏爲領袖，但江氏的晚輩爲了不願這老人作傀儡，力逼他連辭二職，維持會及政委會雙方都會懇切挽留，將來如何發展尚在不可知中。連日北平反戰同盟會的宣言滿街飛，聲言「打倒國府投機的抗日！」「任如何慷慨激昂，犧牲澈底，亦不能成功，何則，力不勝任故也！」故「擁護地方行政權」並「實行中日提攜，調整國交」這次的文字比較通順，但顯然也是在敵人的指揮刀下，離間南北，給國人以恫嚇的。

日本踏入平津後，事實上是已有了相當的暫時滿足。爲了要穩定現狀，便不能不隨時給人民以刺激，造成地方上的普遍「恐日病」，而完成華北的獨立。於是文字之餘，又加之以武事，因而有四日蘆溝橋日軍聯絡員攜着大批武器由城內通過，前往通縣的事實。

官方解釋日軍所以通過城內的原因，是因爲郊外連日有雨，泥濘難行，故日軍特務機關部特向警察局長潘毓桂「婉商」，由市內通過，以期便利。潘氏業已通令各區轉知市內各處人民，屆時不必驚疑。

四日上午八時起，日軍聯絡員，有的穿着軍服，有的索興赤背，帶着坦克車、鐵甲汽車、卡車、機關槍車多輛，自西南角上的廣安門入城。聯絡員們斷續地唱着軍歌，坦克車上厚披着樹枝和稻草，東交民巷口上有美軍佈崗，有日本婦孺在搖旗歡迎，引得卡車時時停着，裏面出來軍官立正還禮。經過東長安街、東單、東四、出朝陽門，過東郊直赴通縣，一路上，參觀者萬人空巷，除了面有畏色，而態度則「異常鎮靜」。

事變以來，最辛苦的莫過於晝夜不眠的警察，日人稱之爲忠順的八旗子弟。日來北平四郊的警察在烈日下又改換了黑色制服，爲了與通縣保安隊有別，服務時無不汗流浹背。

聯絡員們通過時，紅光旗子滿街飛，只是沒有了我們的國旗。到處旗竿都在空着。但四郊一帶，有幾處已經在麵粉口袋上畫個紅圈而懸掛出來，據說燕大和清華也都改懸了美國旗。當日戰車通過後，到處傳佈着「日本進城了」的消息，柏油馬路上留着殘破輪跡，市民心裏也遺留下一條深深的創痕。

這一次恫嚇，日本的計劃是成功了，街談巷議，又是一片「明日接收」的猜測預言，多數人都爲敵人的武器所迷惘，以爲我們的武器不能和人家的比，我們的失敗實爲必然的結果。

日本是慣於使用這一種技術的滑頭，他們雖然在說我們是「軍事財政，百孔千瘡」，但他們自己也矛盾百出，從不敢作全面衝突的預企。前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少將曾對關東軍有個祕密情報，這裏有一個日本實力的忠實供狀：

「……須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國對華及歷次對中國軍之作戰，中國軍因依賴國聯而行無抵抗主義，故皇軍得以順調勝利。及後華軍對於知己知彼之認識，受帝國皇軍威脅而竟疑神疑鬼，轉成普遍之恐日病，帝國之相煎愈烈，中國之憎惡亦愈甚，則一般當局之

恐日病益趨加重。倘彼時中國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則帝國之在滿勢力，行將陷於重圍，一切原料能否供給帝國，一切市場能否銷售日貨，所有交通要塞、貨源工廠，能否由帝國保持，偌大區域，偌大人口，能否為帝國所統制，均無切實之把握……」

報告雖隔數年，但一貫的宗旨從未變更。漢奸滿天飛，走狗滿地爬，都是必然結果。代委員長張自忠氏現已因故失寵，繼之而起的是中日當局，均甚熱心的「地方參議會」，聞其「民意」的第一案即係「反對南軍北來，睦隣自存，免受慘禍。」這條路子和「滿洲」建國並無二致。

古老的北平，「天棚、魚缸、石榴樹，」「老爺、肥狗、胖丫頭」雖然依舊，可是已失掉了昔日的趣味，臨河茶館裏依舊客滿，但談話的題目却已失掉了「幽閒。」譬如中央通訊社長以藍衣社的名義被捕入獄，盧布與法幣相提並論，城外災民不得入城，及「滿洲國」的小學生沿街為「北支將士」募捐之類，這些題目，都不是平常時候慣談「花鳥蟲魚」的人所能想到的。

北平的確也是在非常時期中！

在「北寧」「奉山」化的壓迫下，五日平津開始通行臨時車，將二小時半的時間扯長到九小時，狂風打擊中，東車站又告人滿，頭二等車上擁擠得無立足地，月台上還有一半購得了票而上去車的人，這樣的車，每天平津在晨九點對開一次。

從北平到天津的旅客是以企圖南下的青年學生爲多，而自天津到北平來的主要多屬難民，因此故，北平在便門車站設立了嚴密的檢查機關，以防止「不良份子」。旅客們到了天津，也有同樣的困難，就是沒有持通行證的，不能踏入租界，連天在「霧雨」人們踏着泥濘，茫然無所歸宿。

在北平當前的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學校」上自教授，下至學生無不爲此焦急。這種焦急，也就是文化城的焦急，如果北平失掉了他懷抱中的學生，北平就要有半個空城。現在只要交通有辦法，大部分學生已經在準備出走。終日裏人心惶惶，但走到那裏去，還是一個問題，記者曾經拜訪過幾位學校主持人，他們也是陷入於苦悶中，到處所見，都是幾幅苦臉和一桌馬將，好在古城如今還沒有人說「打打馬將」也是犯法的。

舊曆的七月七日快到了，此地遊戲場已有將「天河配」提前演出的，可是，任何娛樂

場所都很少有人；市政府雖然將娛樂捐免收半月，提倡娛樂，豈耐人民沒有娛樂的心情何！

——魯悅民·八月六日在檢查住戶聲中寫完——

平津失陷後的新聞界

國防前線上的平津新聞界，在屢次抗戰中都盡過救亡的任務。去年的兩廣事件，綏遠抗戰，西安事變，和六月間北平新報調解「五四」的糾紛，文化界的合作，在整個抗敵救亡運動中，新聞界都盡了最大的力量來作一致抗戰的呼籲。最有光榮歷史的北平晨報自從羅隆基接收以後，已恢復了它過去的光輝，對文化運動的檢討論爭，又顯出它在「五四」時代所盡過的努力。天津方面大公報和益世報都有過悠久的歷史，和不可磨滅的功績。

另一方面，在全國新聞界情形看來，平津新聞界顯然地佔有極重大的地位。然而在敵人鐵蹄蹂躪與摧殘下的平津，我們的同胞已受到無限的痛苦，我們的文化機關，有的被接收了，有的被摧殘了。平津失守後的新聞界，已不能再負起救亡的任務，作為民衆的喉舌，反

之，受盡敵人一切的摧殘與毀滅；只有漢奸報的活躍和一些小報爲着苟延殘喘而存在。這時期，我們困死在死城中的同胞已聽不到全國同胞的呼聲，祖國真正的消息，有的只是同盟社的造謠，漢奸的欺騙與麻醉的論調。現在將平津失守後新聞界的一般情形分述於下。

甲 北平方面

北平城陷落以後，停刊的有華北日報（大型報，每日出版三張）、北平新報（中型報，每日出版一大張）、民聲報（張申府等創辦）、觀察報（編輯於二十五被捕，故停刊），以上兩種均係小型報，後者爲三日刊。通訊社方面大都停止工作，中央通訊社負責人及職員，在七月三十日被逮捕，被日方指爲共產黨，其中有六人釋出，此次新聞記者失業者有二百餘人。此外，還有冀察政委會所辦的英文報北平新聞（The Peiping News），也是在事變後停刊的，編輯被日方逮捕，也被指爲共產黨。

● 北平晨報，事變後由偽北平市警察局長潘毓桂派宋介接收，後來因爲日方未能滿意，又將宋介撤職，由日方派人接辦。現北平晨報已改換了它原有的面目，它已成爲漢奸和日

本帝國主義者的機關報，該報每日照例有短評一則，每日都發表一些漢奸的論調，鼓吹「華北人之華北」和「華北人建設新華北」的謬論，這所謂「新華北」就含有「華北國」的意義。另一方面，就是竭力宣傳怎樣使華北脫離中央，還有甚麼預防赤化之類的欺騙與醉麻。像這樣有過光榮歷史的北平晨報，變成現在的面目，真令人惋惜與痛恨！

北平的第二個大報便是世界日報，事變後該報還能夠保留幾分「中國化」的意味，同時消息也比較地多一點，可是在新聞極端的統制之下，根本就沒有什麼消息可言，國內的新聞仍然是很少，國際新聞比較地多一點，在這種環境下，世界日報是很困難維持下去，除非是喊出漢奸的論調。結果，該報社長成舍我離職，同時該報及其附屬的世界晚報便在八月十日停刊了。

實報是北平一個銷行最廣的小型報，社長是管翼賢，事變後就一反原來的口氣，和每日發表一些與時局不關痛癢的社評。這也就可以反映出，在敵人摧殘之下，新聞界苟延殘喘之一面。其他還繼續苟延殘喘的有中和報、北平益世報（以上為中型報）、民言報、現代日報等（以上為小型報）以後，讓我們再來看看漢奸報。

新興報，本來的面目已是和天津庸報差不多的，然而漢奸的色彩是到後來才漸濃厚起來。當蘆溝橋事件發生後，該報新聞標題已和日文報一樣地，標上所謂「華軍非法射擊事件」同時在社評方面，即有計劃地作挑撥地方與中央的分裂，鼓吹「華北人之華北」。當時，在抗敵空氣非常濃厚的北平，它只能製造一些謠言來搗亂地方秩序。

另一種漢奸報就是亞洲民報，該報是冀察政委會中，一部分親日派漢奸所創辦的，在北平城內各處都有它的揭貼牌，在表面上，它和新興報有點不同，前者是漢奸的論調，而後者則十足代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言論，它們所執行的欺騙任務是一樣的。事變後，該報社長李德平即任北平新聞檢查所所長。

總觀北平的新聞界，這時期中新聞大都是同盟社的，其餘有一小部份是路透社的消息，國內實際的情形在報上是看不出來的。報上標題的名稱也都改變，有什麼「良鄉一帶不見華軍」和「日軍本日入城休息」之類的大字標題。八月八日潘毓桂召集北平市新聞界談話，對新聞界表示，今後當竭力維持地方秩序，華北不幸事件是藍衣社和共產黨的挑撥所造成的，新聞界要注意與當局共同防範。

至於西文報方面，有英文時事日報（The Peiping Chronicle）和法文的北京報（Le Journal de Peking）；兩報的消息差不多，不過從報上看到國內的消息還是太少。像這種的情形使百餘萬的北平市民得不到實在的消息。

乙 天津方面

天津除了大公報、世益報，還有天津商報外，其餘的大都是日人創辦的，或是漢奸報，如庸報、國民晚報、日文京津日日新聞。天津的新聞界和北平的有點不同，中國報雖在租界內，但是在敵人統制下，前途是很悲觀的。

天津大公報是在七月三十日停刊的，報館雖係在法租界，可是天津的情形非常惡劣，繼續出版是很困難，即使是出版也很難送出租界，因此迫而停刊。

商報也在事變後停刊了，剩下唯一的中國報，只有益世報。該報在天津是很有地位的，目前情形的惡劣也難免走入悲慘的命運。因為紙張缺乏的緣故，縮小原來的張數，現在只出版半張，除了一面的廣告之外，只有一面的新聞，在經濟方面來說，該報每月支出巨大，如果廣告費不足維持支出，亦成問題。不過，日方的壓迫，將來的命運是難可逆料的。該報館址

係在意租界，隔海河對岸是日租界，兩邊是特二區（舊奧租界）和特三區（舊俄租界）將來報紙的發行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只能在英法意租界內銷行，華界就不能入境，萬一以後日方禁止送出租界，則僅能銷行於意界。僅就這種情形就難於支持，如日方再加以壓迫或收買，則勢非停刊不可。目前所以能維持者，也就因為該報與公教有關，暫時能夠支撐。

庸報、國民晚報和京津日日新聞等，表面上雖各有不同，然而只能夠視同一類，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機關報，除了造謠、恐嚇、分化、挑撥、離間之外，再也看不出甚麼真正的消息。此次天津學生大批逃出，庸報即聲言均為共產黨、藍衣社，這種的消息，不過是企圖使日方軍事當局對愛國青年的屠殺。據最近天津逃難南來者所云，日本帝國主義者已在北平逮捕屠殺無數愛國青年學生，並在車站扣留槍殺者無數！

天津方面的西文報紙，最主要的是京津泰晤士報（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和華北明星報（North China Star），前者是英人辦的，後者是美人辦的。這兩種報消息比較豐富，然而定價過高，和文字的關係，在中國同胞看來並不是一種適合我們的報紙，銷

行自是有限的。

總之，在敵人鐵蹄之下，我們整個的文化是被摧殘了，日本帝國主義所需要者是順民，愚民政策的施行自然是無疑問的。平津新聞界隨着平津的失守，現在已步入最悲慘的命運了。

——莫青——

北平——漢奸的世界

自從二十九軍退出了平津以後，一切漢奸遺老就袍笏登場了。於是，比較自愛的新聞紙都停刊了，而漢奸報就替代了他們。自然，他們還得利用幾張已往銷出了的舊報的名稱，想維持固有的銷路，但是，這明明是徒勞，最近，我從幾個地方看到一些北平出版的報紙，他們除了替日本軍人捧場外，就是對我們的國民政府辱罵了。他們認為最有力的口號，就是「北平是北平人的北平。」他們極力說明北平在軍閥時代的「繁榮」，而把國府遷都南

京說是國府不顧北平民衆的生活。以這種「混話」來欺騙北平的老百姓，顯然地他們自己也知道無效的。所以他們又大聲疾呼的說，要開始「建設」了。

他們對於戰事消息，是一律採用同盟社的電訊，而對於國軍，竟一律稱之爲「寧軍」，其意不外想說明這次抗戰，只是南京的國民政府，而和他們這批「漢奸」們無關。

當然，這完全是出於日本華北駐屯軍的宣傳部的「宣傳大綱」的，我們自然沒有一看的價值。而八月二十九日的北平的進報上有一篇「今天的話」，却是實實足足說明了現在「維持」北平的是那一些東西。現在來抄一段原文看看：

「……河北名流顯官，陳宦（前四川督軍），蔣雁行（前綏遠都統），申振林（前左翼總兵），賈賓卿（前參謀次長），陸錦（前陸軍部次長），陸宗輿（前駐日公使），潘矩楹（前將軍府將軍），安迪生（前北平商會會長），岳開先（前河南督軍），吳毓麟（前農商部總長），馬龍潭（前熱河省慈善會會長），武宣亭（前河北省議員），達壽（前蒙藏院院長），傅增祥（前總統府祕書），李家駒（前學部侍郎北京大學總辦），吳廷燮（前清侍郎）這些位大老先生都是北洋派曹段馮的老部下，是華北有名的大人物，已往

的成績，人人都知道，他們都肯出來整理華北，足見我們華北要恢復舊觀，人民要享幸福了。——是的，是的，這些位多半是曹段的老部下，也都是反對民國的，再加上江宇老、許蘭洲、吳大帥，北洋派或者許有大整旗鼓的那一天。

「盼着能成事實，我輩小卒也可以沾點光，弄碗飽飯吃。」

在這一篇東西中，除了替我們開出一批漢奸的名單外，還有就是他們這些小漢奸的無恥的自白了。你看：「盼着能成事實，我輩小卒也可以沾點光，弄碗飽飯吃。」這幾句話真是最無恥的供辭。原來他們成心當漢奸，是爲了「弄碗飽飯吃」；而事實上，在目前他們還沒有「飽飯」可吃，不得不期望於將來。那末，北平城裏的漢奸們的現狀，也夠淒慘了！所以這篇東西不但供出了他們的心跡，也供出了他們的現狀。

目前全面抗戰是已經開始了，我軍除了在上海附近這一條戰線上，佔着壓倒敵人的優勢外，在華北察北的國軍的所向無敵，南口附近國軍的堅守陣地，以及平漢津浦兩條主要戰線上的國軍的猛烈反攻，而且得到了非常的勝利，是有力的說明這漢奸世界的平津兩地，是不久就要重行光復的；換一句話，這種現狀淒慘的小漢奸們，能夠活動的時期也就

不長了。

再看二十七日進報同一個標題的一篇東西中的話罷：

「……吳佩孚、江朝宗、許蘭洲諸位名流也都很願出來幫忙，維持華北自治局面，不久我們華北與『滿洲國』聯爲一氣，借重友邦的兵力財力技術力，成一個自治政權，就可以享受安樂幸福了。」

「是的，吳大帥是第一個反對國民政府的；江朝宗是曹大總統的盟兄弟，曾經解散過國會，是位不作黨國官的；許蘭洲將軍，是反對張作霖父子，素與友邦最親善的，況且這三位都是信佛的慈善家。」

「是的，是的，所以我說，我們北平要見青天了呢！」

「那是自然，這三位是北洋派的老前輩，即是華北的領袖，他們一出來，華北的大勢，自然就有個結束了。」

「哈哈，我們盼着他們三位一齊努力，華北明朗化可就不遠了。我們小民也可以跟隨他們三位享幾年幸福……」

這裏除了特別介紹這三個大漢奸外，可注意的一點就是「我們小民也可以跟隨他們三位享幾年幸福」這一句，因為這裏的所謂「小民」自然就是小漢奸的自稱。而他們對於「自己的時代」也只能希望「幾年」，其實這「幾年」兩字，還不過是小漢奸們自慰之辭，他們是胸中雪亮的知道，「槐國衣冠，朝不保夕」的。

再說上邊開出的一張漢奸名單那一個人不是有名的禍國殃民的東西。那末，在這裏介紹一下，一方面可以使我們知道北平現在是那幾位漢奸在活動，一方面使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是永遠聯合在一起的，我們得同時打倒他們。

——夏子瑜——

敵人在北平的屠刀

敵人在北平的屠刀，不是老而無恥的江朝宗一類的漢奸，而是偽北平警察局長潘毓桂（燕生）。潘曾作過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政務處長，現在投靠敵人，不惜以天良喪盡，慘無

人道的毒辣手段爲敵人作清道夫，所以在事實上，江朝宗之流不過是傀儡之傀儡而已。

關於潘賊的凶狠毒辣，荒謬無恥，實不必細述。我祇把下面幾節漢奸報紙的記載寄給你們，你們便不難想像到這裏所遭遇一切了。

潘賊的荒謬談話

漢奸化後的北平晨報記載潘賊招待新聞記者談話如下：「潘氏談話謂今日爲諸君報告者，城內秩序經數日來拚命努力，且深邀日本各官憲了解，社會上幸漸恢復，四郊雖稍形紊亂，大致警察尙未執行職務，本局近數日與雙方辦理各事，只能說是親善上謀人民福利，尙談不到政治根本。惟應請諸君特別注意者約有五點：（一）共產黨及監衣社，彼等並無真正主義及學識，不過博取虛布及中央票兩種問題。說不到主張，談不到人格，此種浮動青年，可恨亦復可憐，除用警察力量撲滅外，望大家用社會上之力量去此害羣之馬。（二）嚴禁謠言，前幾日盛傳有沿戶檢查之說，市虎杯蛇，謠傳殆遍，鄙人曾經出告示說明，担保絕無其事，諸君隨時注意，勿爲所動。（三）秩序問題。前幾日北平政治一切陷於停頓狀態，近日政委會已可照舊執行職權，並望新聞界切實輔助，與本局融成一片。（四）戰爭問題。

照現在南京宣傳敗而仍戰，必使全國都成焦土。此種議論，簡直視國事如兒戲。要是說此種議論是愛國，則天下殺人放火，皆成善人矣。兄弟近年革命就在反對這種主張。說我是漢奸，說我是賣國賊，我全不管。在今日情勢之下，我如不起而與國民黨對抗，太對不住自己了。（衆鼓掌）各新聞界請看看北平此種情狀，我們要不自討生路，則大家同歸于盡，即在目前。（五）現在新聞檢查所已經換了新人了，絕對聽我命令辦理，諸位要與之合作，近日來各報館之論調與警察局呼應一致，實深感謝。」

漢奸學生組織偽學聯

北平晨報載：「華北學生聯合會，經數月之籌備，均已就緒，該會於昨日下午一時，假中山公園來今雨軒開籌備會議。計到北大、民大、中大、朝大等校代表十餘人，警察局長潘毓桂，平維持會日顧問武田熙及新聞界聞人魏誠齋、何庭流、宋介等多人，屆時首由中大代表劉一平主席報告組織意義，宣讀宣言及希望地方長官及新聞界。懇切指導後，旋請警察局長潘毓桂演講，略謂：以往新舊兩學聯多係受共產黨及藍衣社所操縱，本人曾組織學生三日刊，抨擊兩學聯之錯誤，任政務處長時會向當局建議設法阻止新舊學聯之活動，並擬防共

七條文。惟當時當局計不出此而任其所爲，當時本人即告退，並曾向當局稱：如任新舊學聯長此下去，恐明年（即今年）今日華北有變，果然不幸而言中；此次蘆溝橋事變，即彼輩所煽動者。今也友邦爲我剷除軍閥弔民伐罪，我市民得重窺光明，我故都之數千年文化亦因之保存；此次諸君組織華北學聯會，其宗旨已見宣言中，本人決盡棉薄以助其成，並有武田熙及何庭流兩先生之贊助，將來不難發揚光大」云云。次則由日顧問武田熙講演。

這裏的抗戰消息

關於抗戰的消息，這裏是無法看到的，所有的祇是敵人的同盟社的欺騙造謠的消息，再經漢奸報紙的誇大，簡直不能卒讀了。這裏我抄幾個標題給你們看看，其餘便不難想像得了啊。「皇軍斷然膺懲中國惡軍閥」、「日軍飛機再展神威——寧軍恐慌異常」、「皇軍堂堂登岸——華軍不戰先退」、「爲斷然擊滅威脅滿洲國之寧軍——皇軍果敢爆炸張家口」、「寧方空軍一蹶不振」、「津浦線上日軍勢如破竹」、「寧府開始逆宣傳動員胡適等向各國播誣日文字——掩飾其敗戰醜態圖陷日於孤立」、「寧府倒行逆施——釋放共黨加以重用」至於一般漢奸報的所謂「社論」則更是荒謬萬分，令人切齒了。

平 津 道 上

被困在死城裏的人們，簡直看不出一條活路來。眼看著一個小鷄蛋貴到五分洋，蕃茄也吃不到口了。朋友們湊在一塊兒總是不願開口；大家遇到了，也僅是默默的打個招呼。

平、津對開的試車，需要有膽量的人來坐，那些膽子小的人還是蹲在家裏嘆氣。

八月的第八天，我一個人由家裏提着小行囊走出來，我的臉上沒有掛着決心的微笑，彷彿是個由陌生的家門走出來繼續流浪的行人。當她把所有的一點錢趕着塞入我的衣袋時，我的喉嚨被一塊東西塞住了，我忍不住滴着眼淚。曾有幾次，我要衝出電車的車窗，對那些熟習的樹影塔頂喊：「別了，可愛的故都，別了……」

東車站喘息在高堆着的行李中間。一排跟着一排的車輛的巨浪向它衝去。我聽見一個學生問着鐵路工人。那工人答：

「不用打聽，像你這樣的裝束，瞧着麻煩吧！」

「短褲又不要緊吧！我這樣……」

「人摔手走開！不信就算吧！」

售票口的前面，拖着一條越擺動越來得長的奇怪的尾巴。

月台上雖也擠滿了送行人，但並不顯得活潑。他們小聲小氣的，幾乎是靜悄悄的。車早已進站，聽說早四點就有人來搶座。車廂內可怕的擁擠着；然而仍然繼續不斷地填上去。人們黏在一起了，汗水交流着。熱氣澎漲起來，想要炸裂車廂。

送行人失去了熱烈，乘客失掉了興緻，顯然被一種可怕的力量牽掣着。

路警的臉色那麼不起勁，斜倚着柱子，低着頭。

車出永定門，還看不出什麼變異；但到豐台可展開了一副印着戰爭的痕跡的悲慘的圖畫。乘客屏着氣息，側着耳朵或是放低了眼睛觀看動靜。月台上載重車鳴鳴地駛來駛去，不會剃光鬚鬚的日本兵在車窗下跑起步來，沙沙的。大家怕起來了，担心着每一聲響動，用眼睛不安地探詢着鄰座：

「要檢查了吧！」

月台上的崗衛，遲緩地由這個車窗移動到那個車窗，兇惡的視線探視着每個客人。緊立在他的脖後的刺刀的閃光逼着每個人低下頭，生怕偶而因為壓抑不住的激亢的舉動惹來可怕的搜查。

遠遠地傳來了敵方兵士的高聲的對話，聲調裏混合着獸性的瘋狂的顫動。左邊的高崗上，在青草堆裏有一個仆臥的兵士守着一枝機關槍，我們的列車正在它的射擊角度裏。在這後面露着帳篷的尖頂，彷彿也在瞭望我們。右邊的街市，像害過熱病似的，現在靜靜地躺着。在一個廣場上停放着無數的軍用合乘車，它們站得整整齊齊的，如同束裝待命的兵士。

車停下來，好久不動。一輛兵車開過去了，車窗裏閃着喝過人血的肥壯的臉和黃色制服。他們吃着，笑着，像野人一樣。又一輛貨車開過去了，由一條門縫裏露出無數的子彈箱角。由豐台開出來，有一輛膠輪鐵輪兩用的裝甲汽車跟着我們；但不知什麼時候就不見了。

車遇到一個小站就要停下來，等候交車。它的停止時間是無定規的，也許十倍於開行的時間，也許要二十倍，人們不得不咬緊了牙忍耐着。

人們與火車相通了氣息：火車開動起來，人們蘇醒了，火車停下來，人們便跟着死去。

在黃村有一羣滿身泥土的日本兵跳進車箱，後來才知道他們是乘車到廊房的。他們安安穩穩地堵在門口；不過他們開了個使人憤怒的玩笑：一路上直弄得槍機嘩啦啦的亂響，有意把我們嚇得心驚肉跳。

廊房曾給過我們一度的希望，也就因此，它遭到了更甚的戰爭的洗禮。焦燬的房屋沿着鐵路聳立着它的殘廢的肢體。有的平台上裝着堅固的槍眼，敵人便利用它射殺了我們的隊伍。電線破壞了，鐵路也有重新修補的地方。並列的鐵軌上，停着無數的車輛，那裏面裝滿了正要起運的或是剛由山海關運來的槍彈火藥，糧秣馬匹。對面的一輛車口裏有許多被抓的民夫，啃着比他們的臉還要黃的黃瓤西瓜。另一輛的車棚上載着竹梯。一個商人模樣的在鄉軍人坐在成綫的電線上，門口掛着窄小的木牌，上面寫着「滿洲電料商會。」我在心中喊起來：

「人家總動員了，我們呢？」

天空落着小雨。我們望着陰霾的天空想要哭一哭。

這一路上，不論在站台上，不論在田野裏，我們看不到一個中國人；然而我們這些沒有槍的人偏偏成羣地遇着敵人。

由廊房以下的車站上，我們連站長也看不見了。日本臨時帶起寫着「驛長」字樣的紫色臂章來，執行着站長的職務。來回走動在月台上的手持着的綠旗子的「助役」威風甚大。爲了便於他們的軍事運輸，永不願意對着我們的車輛舉起綠旗來。我們記不清有多少兵車開過去了；但那些在車頭上司機的身著汗衫的日本兵的精神，却始終給我們一個強烈的印象。

沿途的車站如同年深月久的廢墟似的，日本兵麤集在那裏像是一羣鬼影子。他們閑坐着或是正在用餐，許多兵士站在井畔把赤着的上身澆在水裏，他們還在洗澡！田野裏，樹叢裏，馬匹蹣跚墜墜的。

抵總站，滿目皆是被砲火染成的黑色的影子。炸燬的樓廈，如同兒童用硬紙切成的

掉在火裏的樓房模型。越過車站的屋頂望去，雄厚的沙袋工事，穿梭的日本兵，情勢真夠嚴重的，因之沒有客人下車。由總站到老站車頭老是喘着氣，徐徐前進。沿路的住宅被太陽旗遮滿了；但牠並不在空中飄動，這正顯示着每個住宅的主人被屈辱的意志。同時那些旗子由於臨時的趕造，有的在一丈見方的白布上，不體面地畫上個小紅點；有的因為顏料惡劣，在雨水中染紅了牠的下體。

老站門口，站在沙袋中間的兩個兵士張着警犬似的眼睛對我們威嚇；但我們勇敢的衝過去了。電車沒有了，並且看哪！他們連我常住的那一家忠厚的旅館也炸平了呢！

在這塊保安隊曾經血戰過的聖地上，隱現着赤黑的血斑；但我閉上了眼睛。我們被放過了法國橋，緊接着聽見巡捕喊：

「戒嚴了，快走開！」

我走過幾家旅館，都已人滿。我預備先喂飽肚子，然後打卅意躡馬路。

平 郊 游 擊 線 上

一 死 城 中 的 烽 火

北平城陷落以後，幾萬的北平大中學生和一百多萬的北平市民，都困在這死城中。謠言一天天地傳來，日本兵要搜查學校，逮捕青年學生。這個時候好像一個病人一樣的，等待死神的降臨，恐怖的空氣一天濃厚一天。到了八月五日，北寧路局爲了日本帝國主義便於運兵計，已能夠通車。自從八月六日以後，北平的學生便先後離平逃到天津。

當時，從北平到天津要走十個小時左右，而從北平到天津的學生，到津以後都沒有消息。雖然是這樣的，可是每天還是有大批的學生逃到天津去。這樣地就有人要懷疑到：爲甚麼這些人一去都沒有消息呢？他們是否進入租界？他們都被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了嗎？——這種可能是很大的嗎？

在這疑懼和恐怖包圍底下，事實的表現更形惡劣。兩月初漢奸治安維持委員會也成

立了，八日日軍入城，幾天來的報紙已看不出真正的消息，有的只有令人痛心的漢奸底論調。這些疑懼和恐怖的事實，大家都得到了一個結論：離開這死城是沒有問題的，可是走只有到天津一條路——是冒險的路；不走，那只有坐以待斃，等待着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屠殺。然而，有許多無家可歸的東北青年，和家鄉正在被侵略者底砲轟下的河北青年，他們家鄉已經沒有了，他們還往那里走呢？還有許多人連旅費也沒有，即使要走也是走不了的。是絕路一條嗎？等待着被屠殺嗎？

亡國奴悲慘的命運已到了他們的身上，無論如何他們是要活的，他們不能坐以待斃，他們絕不再作任何的夢想，只有拿起反抗的武器，燃起為民族爭生存的烽火。這樣地他們自己就組織起來，成為抗敵的另一支流。他們會屢次企圖脫離這死城，潛逃到郊外去，在那里執行他們偉大的任務，雖然在那環境中是那麼堅苦與艱難，然而那時候也祇有用巧妙的方法，殺出一條生路。八月三日夜間，幾個帶有武器的青年學生，他們想偷偷的越過城牆到郊外去，結果因為被警察發現，他們的計劃失敗了；但是因為當時的警察，他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他們不但沒有被殺害，而且這種消息始終沒有被日本軍知道。

這些北平的青年學生憑着他們平時的訓練，他們不只作過政治的號召，他們中有的也知道怎樣去運用遊擊戰術，怎樣組織廣大的隊伍。

只是他們自己一些人的力量是太薄弱了，在最初武器自然是缺乏的，就是自己本身的隊伍也未十分健全。圍繞着他們的是成千成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人們，有廣大的農民，有零散的二十九軍，冀東保安隊。他們和保安隊及二十九軍殘餘的隊伍聯合起來，然後再去發動廣大的農民羣衆參加這抗敵的隊伍。

二 英勇的鬭爭開始了

八月底，他們開始了英勇的行動。

這三部份人組成的隊伍，其中保安隊和二十九軍都是有過戰場經驗的，而這些學生們只有一部分是受過軍事訓練的。軍人都以為學生祇會喊口號，唱高調，不會作實際的武裝鬥爭，因此他們都怕這些學生會妨礙他們的安全，會擾亂他們的隊伍，不信任學生們是有力量的。這種的不了解，終於在以後實際行動中消除了。

爲了要證明學生的能力，保安隊和二十九軍要學生軍去破北平郊外的某監獄，釋放

六百名的犯人。學生軍終於担負起這艱苦的任务，他們在八月底的某一天夜裏，一百多人在靜悄悄的夜裏，脫下了鞋子走近那郊外的監獄，當靠近監獄的時候，他們穿上了皮鞋，以整齊的步伐，響亮的噪聲迫近監獄。他們中間有人化裝日本軍官，說着漂亮而流利的日語，此外還有一個人担任翻譯。這樣的，他們便很順利地衝進監獄里去，這時他們拿出手槍來，對準每一個獄卒，一個個地都繳械了。開了監獄，把每一囚犯室里的人都釋放了。以後，他們把這六百名的犯人和守獄的兵士職員召集談話，述明了他們的意見，同時並要求他們參加義勇軍，如果不願意的也可以各回原籍。結果是這六百名犯人大都加入了義勇軍，增加一批生力軍，獲得了許多的槍械。

這一次的英勇行動，事實證明了學生軍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不但會喊口號、談政治，而且在軍事上的設計也需要他們，在開展平郊遊擊戰爭中，他們更負起了領導遊擊戰爭中的骨幹作用。赤裸裸的現實，告訴了保安隊和二十九軍，只有大家共同一致才能展開這遊擊戰爭，才能保證他們的勝利，才能動員廣大的農民羣衆來參加這遊擊戰爭。從此以後，他們更進一步地聯結在一起，而今後的政治教育正需要依賴學生軍的努力。在實際行動

中，溝通鴻溝，解消彼此的誤解，由此而引導到更切實的堅苦鬥爭了。

不久以後，平郊義勇軍又完成了第二次英勇的行動。有一次，在平綏線日軍運輸大批軍火赴南口，約有十餘輛軍火汽車，他們伏在鐵路沿線附近，等日軍所押載軍火汽車大部通過以後，即乘機襲擊。此次襲擊結果，獲截了四輛汽車的軍火。這正像水滸傳中「智多星計取生辰綱」的故事，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一段生動羣底力量表現呀！往後，他的軍需正需要敵人「輸運隊」的供給呢！

接連着兩次的勝利，給予他們以極大的鼓勵，初步的勝利是將來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因素。

三 抗敵戰爭中的鐵流

北平的學生平時在郊外也曾舉行遊擊戰演習，中間也有些東北的學生，他們早已經參加了東北義勇軍，再不然有的人大都看過了關於遊擊戰的書籍，受過學校的軍事訓練。在政治認識上，他們都能夠認清了政治情勢的轉變，他們是這隊伍裏的中堅分子。蘆溝橋事件慘痛的回憶，加強了二十九軍下級兵士抗敵進一步的認識，沒有一個不痛恨着日本

帝國主義者的殘暴，關懷着祖國的命運。所以有許多留在北平城內的傷兵，零散的士兵，都偷偷地跑出城去參加義勇軍。北平城內的保安隊在事變後，一部由石友三指揮退至保定，其餘的在中途敗散了。七月二十八日，在張慶餘領導下的冀東保安隊起來作英勇的反抗，從通縣經過北平城北郊和西郊而至保定，中途也是一部分被打散了。從北平城內逃出的學生，和二十九軍與保安隊的殘餘隊伍，這三部份形成平郊的義勇軍是一支鐵流。

四 光明的前途荆棘的道路

兩年前華北局勢的惡化，使一些感覺力最強，反抗力最大的學生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平津的陷落，又使深感受了敵人鐵蹄下痛苦的學生和兵士，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生死的抗爭，這已是他們實際與敵人相週旋的時候了！

目前這遊擊戰爭是有廣大開展的可能性與現實性的。因為，現在日軍所佔領者只是城鎮和通過交通線附近的村莊，在比較偏僻處的鄉村，「人民挺進隊」在平郊甚形活躍，時給敵人後方軍的勢力還未能達到，再加以現在正當北方前線戰事劇烈的時候，日軍主力在急圖平綏線，奪取綏遠寧夏，威脅山西陝甘，切斷中蘇的聯絡，另一方面，在津浦與平

漢兩線步步進逼，可以從側面威脅山，西正面威脅隴海路與山東，完成其大陸政策，所以在農村中遊擊戰的展開有很有利的客觀條件。這是第一。

第二，河北省的農民在這次戰爭中，他們的莊稼都被日軍和砲火摧殘殆盡，秋收無望；附近戰區的農民，被日軍橫加殺戮，強征挖戰壕，構築工事。以後還受了悲慘的屠殺，婦女被日軍姦淫，幼童的槍殺。這些傷心悲慘的事實，迫得好些農民要離開土地，而在北方封建的農村經濟，農民一離開了土地便無法生產了，除了做漢奸外，他們為要保障生命財產，只有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生死的鬥爭。這種情形下，是開展遊擊戰爭有利的條件。

第三，從歷史上看來，過去華北的農民運動已有很好的發展，如白蓮教，捻亂以及義和團等。再如劉桂堂，在過去幾年中流竄華北平原各省。華北在地理上說來是平原，與東北森林地帶當然是不同的，而流動性較大，不容易在一個地方久留，然而在目前戰爭擴大的時期中，將有很順利的發展。

最近，據中央社開封二十六日電訊，「中華以極大的打擊，」這顯然地告訴我們，現在平郊義勇軍的發展有光明的前途。

在中國對日作戰中，將來遊擊戰爭的開展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根據目前對敵人的持久戰和消耗戰，可以給正規軍陣地戰有很大的幫助。

在敵人鐵蹄蹂躪下的北平城郊，中國的人民已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作生存的抗爭，高舉了反抗的火炬——華北的烽火，雖然是那麼微弱的光輝，它將要燃遍河北平原，這星星之火，要遍及廣漠的原野。排在他們面前的是光明的前途，荊棘的道路。我們在遙遠的南方，敬祝他們光榮的勝利！

——莫青——